春亭續集

二

春亭先生續集卷之三

附錄

太祖實錄

四年乙亥春正月丙申朔戊午檢校判中樞院事卞玉蘭卒玉蘭密陽人贈贊成事亢之子監察御史玄仁之後年未冠丁內憂服闋卽告于母曰赴京從仕以繼祖先母以年幼止之固請以行仕前朝至正丙戌拜掖庭內侍伯積官至禮賓寺丞庚子判官晉州丁未秋以典法正郎出按全羅道戊申少尹和寧壬子爲水原府使乙卯拜繕工判事丙辰移判內府楊廣

道按廉使辛元佐以水原人褒狀轉聞授典農判事階通憲尋加奉翊出牧清州庚申又牧忠州丁母憂服闋居閒十年庚午拜户曹判書尋遷兵曹吏曹兩判書壬申 上即位賜原從功臣之號癸酉授檢校判中樞院事蓋老之也至是病卒于家年七十四訃聞 上悼甚曰此老予欲用實中樞已無及矣玉蘭天姿剛明秉心仁恕鄉黨稱其孝友歷官京外俱有成效常訓子弟事君當以至誠奉公當以克勤愼勿以趨勢殖貨爲意其忠君憂國之志至老不衰子二仲良李良俱登科仲良官至右副承旨李良今爲藝

文館提學

太宗實錄

七年丁亥四月乙酉朔丙午御仁政殿放親試文科牓賜藝文館直提學卞季良乙科第一等超拜禮曹參議賜牌賜花賜蓋成行三日命賜田二十結又賜本鄉奴婢各一口○八月壬午朔丙午行仲月賦詩之法從權近之言也領藝文春秋館事河崙知春秋館事權近藝文館大提學成石因等與館閣提學二品以上會藝文館出詩表二題令時散三品以下文臣各於私家賦之限三日以呈禮曹參議卞季良爲第一

自是每當春秋仲月以爲常例

八年戊子春正月庚戌朔戊寅以禮曹參議卞季良成均大司成柳伯淳爲生員試員○冬十月乙亥朔己亥以下季良與偰循兼左右輔德○十一月乙巳朔癸丑吉昌君權近上臺諫職任事目上言曰今月初七日禮曹參議卞季良正郞張贇等敬奉王旨令與臣近同考臺諫職任事目條列投進以聞

九年己丑三月甲辰朔癸亥右輔德卞季良等復諫令世子習射之早不允○閏四月癸卯朔乙卯以下季良爲藝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事○八月庚子朔己酉以

卞季良爲同知經筵事蓋欲禪位世子也○丙寅下
王旨于議政府云云（見原集）上召提學卞季良入內
卽命製之
十年庚寅春正月（戊辰朔）戊寅領春秋館事河崙知館
事柳觀同知館事鄭以吾卞季良始撰 太祖實錄
○六月（丙午朔）甲寅命藝文館提學卞季良就職季良
啓曰刑曹員吏以臣之故得罪流貶願釋之不報○
丁巳藝文館提學卞季良上箋請辭職不允其箋以
爲身纏疾病不能當任苟免刑罰非儒者所安小器
易滿過蒙聖恩（詳見原集）上覽訖下箋于政院曰予未

知要領卿等以爲如何諸代言啓曰此箋有三意疾病則臣等所共知也刑罰則非苟免乃從正而没也又有孤根難立之語豈可言於盛朝也哉 上曰予亦以謂如此卿等無多言乃還其箋○秋七月(丙寅)丁丑命禮曹加謚故王師妙嚴尊者又命藝文館提學卞季良製碑銘(見上)妙嚴卽無學也 上以 上王尊信而力請故有是命○八月樹碑于文廟碑文云云(見原集)藝文館提學卞季良所撰也

十一年辛卯九月(朔己未) 乙酉賜藝文館提學卞季良田二十結賜牌曰予於丁亥四月親試儒臣第其高

下取十人焉卿擢居乙科第一人予嘉乃才賜田二十結奴一婢一卿其子孫相傳第二人以下皆受牌田數有差此田與奴婢當初擢第時已賜矣厥後凡例賜田還收故有是命也

十二年壬辰三月乙酉朔丙午以下李良爲世子右副賓客○六月甲寅朔己卯檢校判漢城府事下李良上箋辭不允箋曰云云見上 上覽之還其書命復就職名司憲府傳旨曰雖聖人未免有小過況其下者乎若今罷李良之職於文翰之任誰能當之○九月癸未朔丁酉命藝文館提學下李良製光化門樓鐘銘其

文曰云云見原集戶曹判書韓尚敬書之
十四年甲午十二月乙巳朔庚午命監春秋館事南在同
知春秋館事卞季良藝文館提學金汝知掌會試取
新生員趙瑞康等三十三人權蹈成槪李賀李隨皆
朝士也而無中試者可見掌試之公也
十五年乙未春正月庚子朔乙丑卞季良爲藝文館提
學○引見世子賓客李來卞季良於經筵廳辟人教
曰比見世子私近儉小卿等職在輔導何不諫止設
置師友正欲涵養德性而學孝悌忠信之道也四者
之中果有一乎世子天資魁偉不可謂不美也而學

問涵養則都無成效非卿等所當熟慮乎卞等惶悚
遂與貳師劉敞賓客閔汝翼率書筵官詣東宮歷致
上命因枚舉前後失德敞伏地流涕悲不自勝辭
氣慨切汝翼李良及其在左右者無不感泣世子憮
然愧謝○六月朔丙寅壬申 上名掌務命曰予自即
位以來頻年遇旱而今年尤甚致旱之由其議以聞
分遣注書于前大提學鄭以吾藝文館提學卞季良
之第命占雨期○乙亥命藝文館提學卞季良往晋
山府院君河崙第議銅錢法 上曰布帛收稅中國
明王之遺法今者三十稅一其不滿二十張者許紙

收之有同兒戲文獻通攷有銅鐵鉛錫四等錢法今
欲行之庶便於布帛收稅無奇贏之患又恐盜鑄然
當有禁鑄之令且昔日用布亦聽民織造雖其盜鑄
亦何傷乎李良往傳 上旨崙謂中朝楮幣惟一千
文之外又有九百至一百文者初建行楮幣之時亦
欲續請造小楮幣以今大鈔準一千文降殺以十自
九百至一百作九等楮貨庶便於布帛收稅且允利
於民間數升買賣矣李良復命明日六曹上議仍命
宦官崔閏往復論難造小楮貨便否於承政院且問
小楮貨文當用何物知申事柳思訥謂中國舊用錢

故以錢貫多少爲楮貨之信若以米升爲計則米價
多少隨時高下不可準擬本國旣以布匹爲楮貨之
信以布匹尺數分其等第以三十五尺爲極數降以
三尺分爲九等庶便於用然尚有零數不能推移假
如今以楮貨一張買紙六十張一升米買紙六張著
稅之法木綿一匹收紙三十張正五升布收紙十張
今著正五升布一匹收紙十二張則太多若減取則
又積小成多遺利甚多固不若鑄錢行用箇箇取之
之爲便且整齊也左代言卓愼言大鈔之外只造十
分之一之小鈔只以大小用之庶愚民不見欺於奸

商且用之爲便左副代言趙末生請依河崙之言而
或盈或縮之物不在收税之例紛紜未決 上命崔
閑宣曰吾將文獻通考於承政院令詳考造錢之法
又念前朝有國五百餘年未嘗用此法 太祖亦未
嘗用之至吾身何爲勞心焦思以斂衆怨乎收税之
法亦當不用矣 上意益慮鈔法民不樂用欲因行
用銅錢馴致改之患訥贊之云○十二月甲子朔戊寅
下 王旨于春秋館前一日 上命議政府參贊黃
喜吏曹判書朴訔知申事柳思訥備書閔氏陰慘狡
猾元尹裶初生時令母子置於死地罪累欲下 王旨

以製述未稱意不果呈啓人臣雖當飲食祝君多壽
多男王子生日安有如此者乎雖不下 王旨臣等
旣得聞之其敢默默不請傳旨曰予更商量賀日召
敬承府尹卞季良製 王旨下春秋館曰云云見上旨
旣下知館事李叔蕃欲錄旨移文臺諫領館事河崙
遲之叔蕃以危動崙崙不敢違
十六年丙申夏四月癸亥朔己卯加敬承府尹卞季良
修文殿提學左議政河崙囑卞季良銘其先墓神道
碑見原集令朴熙中書之○六月辛酉朔敬承府尹卞季
良上書曰云云見原集 上頗然之乃出冊府元龜于

朝啓廳示以所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之語六曹判書及代言等啓曰此卽禮之常也遇旱而祈天其亦可哉於是命季良製祭天文諭以自責之意甚悉季良製進稱旨賜廐馬一匹○八月 庚申朔 甲戌親試文武科于慶會樓下奉迎 上王以觀之命晋山府院君河崙禮曹判書趙庸藝文館提學卞季良知申事趙末生判通禮門事李迹等掌文科試通訓以下皆令赴試○九月 己丑朔 乙未世子賓客卞季良等詣闕請進講中庸於世子 上曰自古易子而教且年旣壯矣予不能教也卿等教以中庸使通其義與

心焉一一日弼善鄭招等聞世子殿有鷹子聲請出之世子曰此小物也予非以此馳騁但見之而已幸毋告于賓客是時忠寧大君今上好學賓客李來卞季良等屢於書筵稱美以激世子李良每問大君侍官云所讀何書對曰讀某書必稱歎之〇十月己未朔己巳名賓客卞季良等曰予欲於講武率世子以行世子請留學問如何李良對曰治亂無常武事亦不可不學然竊聞世子射御已能留而學問可矣 上曰留之可也

十七年丁酉春正月戊子朔乙巳禮曹判書孟思誠藝

文館提學卞季良等掌生員試取權採等百人○藝文館上春秋等製述之法春秋製述誠爲令典然製述之限過於三日似爲遲緩自今每於春秋仲月値衙日館閣兩府以上三次會于議政府出律詩題限其日午時古詩亦然之表箋則限未時收劵第其高下前銜三品至四品於藝文館朝房五六品至參外成均館朝房亦令聚會製述何如從之提學卞季良左議政朴訔之志也○三月朔丁亥壬寅命領議政南在禮曹判書孟思誠藝文館提學卞季良試文科在等皆闕落日令使赴試人爲白日場三館以不緊過

失久立于門外甚爲無藝自今仕路不通者則明白
告課停擧其餘不緊犯過者毋使立門允之○壬申
命囚前判官李昇前少尹權堡樂工李法華宦者金
奇等于義禁府初樂工李五方潛入東宮因譽前中
樞郭璇妾於里色藝俱絶世子卽令五方圖之五方
乃與其徒洪萬請於璇之甥女夫權堡堡曰敢不從
命使其妾桂枝言于於里不應法華告世子曰不如
送信物卽使小宦遺繡囊於於里辭之强置而還於里
指告璇養子李昇仍宿其家法華奔告世子曰機不
可失世子率小豎越宮牆徒行至五方家偕至昇家

求於里昇不聽强之而後見之遂與之宿于法華家
納置宮中世子以弓送于昇於里亦送絹于昇妻昇
受弓而不受絹欲聞于 上世子使人詰之曰汝以
吾所爲將告憲府刑曹乎告諸何處昇懼不果聞會
殿別監小斤同本金漢老家奴與水賜婢相戲漢老
知之啓于 上曰小斤同有所犯請問其罪 上命
內官崔閑問之小斤同惶懼不知所指以於里事答
之 上聞之大怒卽名昇問其由昇告曰前年季冬
臣率家小自郭璇所居積城縣還京於里以欲見京
中親族爲辭璇許之卽與臣同來數日謂臣曰近有

奇事桂枝始言孝寧大君欲見汝後言世子欲見汝子答曰妾本有疾色且不美況今夫在此何言也臣驚懼使婢于堡家言桂枝作媒之事堡答曰近日出去不返未知其所之也日昏人有叩門者呼奴視之乃宦官金奇也奇曰世子亦來臣聞之顚倒衣冠出見俯伏世子乃曰速出於里子不得已從之世子率行其後臣未知其所之也　上曰如此大事何不啓聞乎昇曰初欲啓聞堡來止之曰汝之啓達正如諺所謂與妹訴兄也臣未知所處不卽啓達命趙末生鞫昇一百收其職牒又名權堡問之匿不以告俱下

義禁府僉參贊尹向右副代言睦進恭與刑曹臺諫雜治之遣知事金士文于公州執五方以來都事楊秩于鏡城執貝宗秀以來命囚三軍鎭撫印仁敬于義禁府仁敬把直東宮門不謹故也命議政府六曹臺諫議權堡李昇五方法華之罪僉曰右人等若欲世子之享福也則何至於斯是使世子陷於不義也何異叛逆乎且不念　殿下欲世子爲善之意而要得世子一時之樂其不忠於上亦明矣請依律施行以戒後來使世子之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則世子足以遷善改過矣　上曰卿等之言無異古人之論羣

臣皆出 上留趙末生李原議曰世子之行若是欲效放太甲古事如何原對曰世子天質本美若除逢迎者擇正人教之則必改過遷善矣 上然之遣舍人沈道源于朴訔第議李昇等之罪訔曰臣昔論宗秀之時若從臣言早斬宗秀必無今日之事臣謂昇等無上無上是大逆引儲副於昏亂誤其國本 上必以臣言爲過凌遲處死亦可矣道源以啓 上曰己知之矣賓客卞季良李孟畇卓愼等啓曰使世子至於如此實臣等未能教導之使然也世子昔在治宗秀之時與臣等言曰吾今然後必不爲此等事若

不悛改復蹈前轍則 上雖以父子至恩不卽加罪
天豈不知臣等聞此言記自警之辭貼于書筵廳之
壁豈知今日之事又至於此臣等所以惶悚也臣等
誠願將此等人斷以大義以戒後來 上曰此非卿
等之罪也予以父尚不能教以義方況卿等乎仍傳
旨曰昔伊尹臣也使太甲處于桐宮處仁遷義是能
改之者也世子不能改之者也李良等曰臣等無由
報 上但願世子通於事理立心平正至孝 殿下
豈謂至於如此實臣等未能教導使然罪不可容傳
教李良曰昔予任賓之行卿以世子久闕定省自發言

而至於泣下予聞卿言謂有古人輔導世子之道也
何誓天曰改行纔踰二旬復蹈前轍乎李良等曰世
子天資過人非難改者也若除如此之輩一朝遷善
改過 上曰 太祖神聖文武卿等所知今世子無
一焉何以洗朝鮮萬世之恥乎予之言 太祖之事
有由矣李良曰臣等己知 上教矣 太祖才德兼
全朝鮮臣子孰不知之至於愚夫愚婦亦皆知之矣
○丙午 上傳旨于世子曰自今毋進見令知申事
趙末生名右輔德趙瑞老等宣傳曰世子言於賓客
自警自責告于宗廟予喜之然世子曾行不義作自

警箴指天爲誓曰吾又不義　上位父也容或赦我天其赦之乎書筵官書書諸壁上尋爲不義欺我欺天今雖告廟子豈信哉故必俟如文王爲世子時之所行乃著然後吾待以父子之道矣今宗秀之等以世子故就戮雖其自取老母存焉如此之刑予固不意予之今日所懷將誰與語是意當諭賓客卞季良卓愼李孟昀幷諭世子○甲戌命置世子于贊成金漢老之第停供上賓客卞季良卓愼等詣闕啓曰今日臣等進　王世子之邸極陳世子敗度縱欲以動上念世子伏地每言噓唏悔過曰吾今而後願不復

如是也李良告之曰世子曩者浹聽具宗秀之誘敢
行不道致 上位動念而世子悔過自誓曰 上位
父也終有所恤惟天豈恤我乎丁寧告 上不過一
月而又有是舉世子雖曰我勿復如是某等何敢遽
信世子曰愼勿復如是也傳旨曰卿等以其實歸進
見矣然世子曾指天爲辭而今不能踐言吾何信聽
且誠心悔過之迹示人最難其迹將何以示我乎卿
歸更問以來益 上以世子荒淫而不率君父之訓
知終不可以訓誨而變化其氣質也欲令世子敬畏
神明而庶幾改行易慮密敎李良等曰卿等極陳世

子之失使之悔悟俾世子誓告宗廟以無復蹈前日之行李良等回告世子以　王旨世子聞命曰予之心則至矣而不知所以爲之願賓客等明以指我我惟指是從李良等曰在世子從心言之而已非某等所得而指之也世子曰予曾詣闕誓告曰予若不改前行不得其死今亦以是告之若何李良等曰此非特言之不詳實無誠敬改過之迹也何可以是告乎世子仰而思之曰心則至矣而不知所以言之願賓客等明以教我我皆從之李良等曰若告天告文昭殿告社稷告宗廟則可矣然天與社稷則遠矣祖宗

昭昭之靈无不可以妄告既告之後祖宗之靈其可欺乎 殿下亦謂世子既告宗廟之靈則將不復行前日之不道某等亦皆信聽是以某等以告宗廟爲切世子仰而思之良久乃曰我將何顔而見宗廟祖宗之靈之前乎愼告曰是言誠是矣然世子無乃以謂告宗廟則不可復行前日之事有所憚而發是言歟世子曰是何言歟不謂是也我將告之告宗廟誓文願賓客等聽我言而製之既告宗廟之後又欲上書幷製之季良等聞之詣闕以啓 上曰然矣若誠心改過而告宗廟則予何不信既告宗廟而又如前

日則是實欺祖宗之靈也予何不信哉○四月朔丁巳
甲子幸景福宮御慶會樓下覆試文武科文科以禮
曹判書孟思誠藝文館提學卞季良及知申事趙末
生爲讀券官取韓惠等三十三人○丁丑以卞季良
爲藝文館大提學○壬寅以卞季良爲禮曹判書○
閏五月朔丙辰庚申祈雨于宗廟社稷雩社圓壇判書
卞季良之請也○甲子議文科臺空　上曰三經以
上臨文考講可也禮曹判書卞季良不可曰雖不臨
文尚有好惡　上曰何好惡之有季良曰臣再掌國
試好惡豈可必無也　上曰有臺諫安有好惡且三

經不可禮記則與史相近不必師授易雖難曉妙理然亦易讀四經以上臨文考講可也且國之大事予不可獨斷與諸卿議李良又啓欲禁場中燈燭 上曰才各有遲速而隨其遲速有善有惡大抵善述者必遲昔興安君李仁復不能急作如有述作左右布列經書而述之甚苦既述必善以此推之白日場無乃失人乎李良曰白日場可也臣再掌國試過夜則弊不少去年景福宮親試尚有犯法者義禁府執而巡之晋山府院君河崙驚怒促出場中之人白日亦不失人也 上曰此時亦有此弊守知印事趙末生

啓曰臨文講試之法許稠嘗謂臣曰晉山府院君常
言之矣 上曰晉山府院君亦言之乎果合予意若
假濫之弊在堅禁與否耳左右皆曰雖不禁考講則
必無弊矣今年考講故未滿經數者皆未赴試但甲
午年有此弊 上曰假濫者得中試乎左右曰皆不
中試季良執不可曰白日場可也○丁卯 上顧謂
清城府院君鄭擢禮曹判書卞季良曰昔予受大學
衍義於府院君至宦官陳弘志至青尼驛封殺之文
府院君以爲封猶封劒之封以封殺之也卞判書訓
世子以何義予自受讀以來常不協於心今觀韻會

釋封之註封界也疆也看此予意乃解是必至青尼封以杖殺之也 上好看書史間有所疑必究而後已故讀衍義有年辨釋如此○六月乙酉朔 禮曹判書卞季良請分遣成均校書承文院權知于郡縣訓誨生徒啓曰云云 上覗從之惟承文院以肄習吏文不遣○辛亥禮曹判書卞季良請禁紅染衣啓曰上國使臣迎接之時請禁之 上曰紅色非屬上衆何禁之昔予卽位未久坐於黃綾褥卒政丞李舒告曰坐褥色黃宜速改之予聞此言不覺汗出紅色則非黃之比也○秋七月甲寅朔 辛酉賜禮曹判書卞季良綿布

三匹麻布二匹仍曰下判書實生且勤於多事之
時宜特賜之○戊辰分賜段子及彩絹于昌寧府院
君成石璘禮曹判書卞季良等各紵絲一匹仍傳旨
曰皇帝賜與之物不宜專用故於各殿已皆分上予
亦欲擇紵絲一匹製衣以服令大臣亦宜服之○庚
辰兩使臣遊楊花渡加乙頭命禮曹供辦命吏曹判
書沈溫禮曹判書卞季良等參宴○庚子御便殿視
事 上謂柳廷顯等曰歲在丙申旱氣太甚卞季良
以圓壇祈雨陳言上書辭甚懇切予以悶雨之至從
其請今見三國史以諸侯而行圓壇祭者非是季良

對曰前朝行圜壇祭其來尚矣前朝亦豈無考歟當其旱甚祈天禱雨臣意以爲然矣 上曰予偏見三國史諸侯而行僭禮者莫不以爲非且魯之郊禘聖人非之自古以來下行僭禮而見是於經史無有矣予雖當旱祈雨知其非是則欲勿爲也○辛亥議賤獲公文柳廷顯啓曰私奴婢公文成給已有定議請定限年可成給不可定數若定數人人不肯下李良曰必須定數不限其數而一家或多至千餘口後來何觀多不過百五十爲數 上曰卿言是矣然不可定數雖千餘口者有子孫必分之雖無子孫使孫收

養中分之必無餘數掌令李賀曰不可不定數但百
五十口爲少約二百口可也百五十口則臣亦䟦望
臣有二百餘口六曹啓定數不宜傳旨曰勿露定數
之言成給可也且多者雖分於子孫一族餘數不可
不知○九月朔癸丑己巳初定 太祖及 神懿王太
后忌晨原廟之祭下季良嘗爲詳定所提調議於禮
曹曰設齊佛祠闕祭原廟不可欲上啓目請祭文昭
殿參議許禂知印事金汝知沮之至是季良上言行
之○十二月朔壬午乙未禮曹上親享禮節次初下季
良啓請宗廟親祭每室獻爵行再拜八小次坐歇至

飮福就位飮福　上曰每室再拜則可矣入小次坐
歟則未便以予身觀之世子獻爵於予入小次其弟
以次獻盞時世子恕然退去予及世子之意如何考
古文以聞李良曰宋高宗時有此禮高宗於親祀宗
廟時設小次於阼階東獻爵訖入小次以待亞獻且
每室灌鬯及酌獻後出户外再拜　上曰祭儀已有
定制大臣各以所見更立法制當何時定乎高宗誠
賢君然在位三十餘年此法無乃在老耄時乎况入
小次非祖宗之命何以爲於此李良對曰　上久立
堂下亞終獻心必未安息欲速行獻禮恐未全誠敬

且祖宗之靈亦必不寧於　殿下之久立矣不允

十八年戊戌春正月(朔壬子)　庚申司憲府劾禮曹判書卞季良參判許稠及佐郞偰循等罪初循移進獻物目于承文院誤加五味子百斤季良等自覺詣承政院上達　上曰覺擧之速善矣至是憲司以不敬其職請罪　上問趙末生河演等曰罪固不宥然季良與稠合於禮曹之任且清寒未受祿奈何末生對曰關係重事罪不可宥若遷無權要之職受其祿而亦足以懲命罷職○壬戌以卞季良爲藝文館大提學

○甲子世子以宋寧停講賓客卞季良曰近因使臣

久闕講論且新年不始學竊爲邸下惜之學貴於日
進請待明聽講世子答以未寧甚賓客更請世子曰
然則賓客臺諫出待體氣舒平日午溫故賓客等曰
初以未寧辭又欲溫故某等浚謝且聞未寧敢爲請
似乎慰惑然非爲己欲補邸下之德也請之至五然
後聽講世子曰吾之起寢進膳之節告于書筵官何
因仍不已乎輔德趙瑞老曰何日用所爲忌外人之
知乎下李良亦曰昔程子奏曰宮中之事皆使經筵
官知以天子之尊尚且如此況儲副乎某等亦謂此
事有益於邸下而起居膳羞之大節使近侍不可不

知世子曰然○三月辛亥朔癸丑命同副代言成揜述
津寬寺爲誠寧大君設水陸齋賜祭教書曰云云觀
集下李良之辭也 兩殿悲哀之極凡爲導誠寧之
事無所不至 上覽教書至半不覺噓唏不忍終篇
卻之曰予之情意盡矣○甲寅名藝文館大提學卞
季良問鬼神感應之理季良對曰鬼神非在彼而祭
則來享有其誠有其神無其誠無其神我致誠敬鬼
神成於我之誠敬而來格也 上曰此說與佛氏舍
利分身之說相類益悲痛誠寧有是問也○四月甲
申創昭頃公墳庵命前摠制趙庸製墓誌大提學卞

季良製神道碑銘見原集 皆使直藝文館成槩書之○
五月庚戌朔 壬申命司僕寺自今世子出入必待予命
乃進鞍馬召右賓客卞季良傳教曰書筵賓客等誰
敢對曰趙庸金汝知卓愼及臣也 上曰捨此更無
他求求之中國可得求於本國則更不得也古者有
賜死其母而子爲太子者全漢老雖罪淑嬪何罪欲
還納嬪季良啓曰婦人內夫家以夫爲重也淑嬪之
情豈欲彰世子之過乎於婦道得矣還嬪甚當臣嘗
欲啓而不敢也 上曰古者亦有不可多設宿衛之
議罷宿衛司速毛赤等何如季良曰無益於世子寵

之以待自新復立可也但久罷書筵不可世子有過尤勤講經請速復設 上曰予當復設其僚屬精加選擇世子當兵曹官員傳敎之日聲言曰欲處百姓之家其不恭如此欲使卿往言其過淑嬪本家奴婢不許一口入殿李良對曰世子之欲處百姓家者豈有他心恐其欺天欺宗廟欺父欺君自怨自責也昵愛於里成疾則不可不慮屛諸遐方不使密通 上曰三省請漢老之罪予當不置於法然欲使世子絶不爲親李良曰雖至親有罪不親例也況外舅乎 上曰卿之言是遣崔閑于漢京還淑嬪于本殿且命

復書筵○丙子世子貳師劉敞左賓客金汝知右賓
客卞季良啓曰漢老世子之舅也而以不義誘之願
俾世子絶不爲親　上乃下旨刑曹令世子絶漢老
不以爲親○己卯世子遣內官朴枝生上書　上覽
之出示六代言及卞季良曰此言皆辱予所謂夫子
未出於正之辭也予若有愧何不此於甫等予欲明
辨使季良製答書啓曰此事皆妄何足與答但使大
臣擧義責之可也　上曰可○六月壬午廢世子禔
放于廣州以忠寧大君爲　王世子　上曰百官狀
辭予覽之竦身是天已去之也乃從之領議政柳廷

顯左議政朴訔右議政韓尚敬玉川府院君劉敞淸
城府院君鄭擢贊成崔迤兵曹判書朴信漢平君趙
涓平城君趙狷長川君李從茂判左軍都摠制府事
李和英吏曹判書李原谷山君延嗣宗工曹判書沈
溫都摠制朴子青李澄大提學卞季良知敦寧府事
金九德刑曹判書朴習參贊金漸摠制權希達柳殷
之崔閏德崔沄文繼宗洪敷洪涉李培金貴寶文孝
宗尹惟忠禮曹參判印商兵曹參判李春生同知敦
寧府事李湛工曹參判李迹府尹李原恒戶曹參判
李潑府尹閔繼生司諫鄭尚執義許揆等會于朝啓

廳○秋七月命崔閑傳教朴訔等曰主上未壯之前其軍國難斷之事令議政府六曹各陳可否予當參與訔與李原啓請作教書諭以辭位之意 上乃命禮曹判書卞季良作傳位教書上見命百官詣景福宮陳賀是日庚時文武百官具朝服班序景福宮殿庭世子服絳紗袍遠遊冠御勤政殿受百官朝賀○戊子 上使知申事李明德啓於 父王曰願上尊號爲太上王 父王曰當以 上王爲太上王以予爲上王予非敢謙德以天倫之序也主上欲孝於我須從我言然非予所自擅當從宰相之僉議也明德反

命 上曰其令政府六曹擬議以聞柳廷顯等曰
上王雖先卽位 父王功德深重況 上受位於父
王則當由親而及疎定尊 父王爲太上王 上王
則仍爲上王也卞季良等曰爲之後者爲之子則當
論卽位先後不可以功德定尊 上王爲太上王
父王爲上王旣而 上王亦遣人曰太上二字非予
所敢當於是寢 仁德宮太上王尊號
令上三年辛丑九月丁卯議政府參贊卞季良禮曹
參判河演詣樂天亭進文武百官請加上尊號箋見原
矣 上乃許之

四年壬寅九月(乙卯朔)庚申葬于 獻陵命藝文館大提學卞季良撰神道碑文(見原集)

春亭先生續集卷之三

春亭先生續集卷之四

附錄

世宗實錄

戊戌八月戊子以卞季良爲禮曹判書知經筵事○壬辰 上王親詣健元陵行秋夕祭兼告傳位領議政韓尚敬戶曹判書崔迤禮曹判書卞季良扈駕○癸亥吏曹判書鄭易禮曹判書卞季良等合司啓曰 上王慮年歉停各殿遠道進上臣等以爲 殿下以國奉 父王乃以弊停進上物膳恐有違奉養之意縱不能復一朔再進之制請依近一月一進之教

上曰順承是乃孝也 上王慮民臣艱苦命除之
予不敢以請○癸未始開經筵領經筵事朴訔李原
知經筵事柳觀卞季良同知經筵事李之剛參贊官
河演金益精李隨尹淮侍講官鄭招柳穎侍讀官成
槩檢討官金楷副檢討官權蹈等進講大學衍義○
上曰設科取士欲得實才何以則令士去浮華之習
季良之剛等對曰初場以疑義觀經學終場以對策
觀適用此初立法之意也近學生不務實學改立初
場講經之法由此英銳可用之才皆趍武科 上曰
講經最難今雖使卞三宰講安能盡通乎仍命領經

筵外同知經筵以上一日一員進講侍讀以下分三
番進講參贊金益精李隨尹淮亦一日一員進講○
甲辰 上王置酒迎慰 上孝寧大君補領敦寧柳
廷顯左議政朴訔右議政李原參贊卞季良吏曹判
書鄭易戶曹判書崔迤禮曹判書許稠工曹判書孟
思誠兵曹參判李明德大司憲許遲司諫鄭守弘及
六代言侍宴 上王謂羣臣曰聞卿等請芳幹父子
及朴蔓任純禮印孝昌鄭龍壽李叔蕃黃喜廉致庸
房文仲權約之罪以爲君父之讐不可不復所謂復
讐者以父不能有爲我在位十九年豈有不能而待

後世也乃歎曰我百世後未可知也我在無復言○
十一月丁未朔己酉 上命參贊卞季良製樂章欲以
封崇之日獻壽 上王也詞曰云云見上以爲初筵獻
壽之歌又作天眷東陲之曲曰云云見上以爲罷宴之
曲○癸丑御經筵問宋朝名臣事蹟卞季良對曰溫
仁謹厚司馬溫公爲最王安石先儒以爲小人觀其
文章政事與其用心恐未可專以小人目之也 上
曰安石小人之才者也○甲寅 上以袞冕御仁政
殿奉玉冊金寶上 上王尊號曰聖德神功上王
大妃尊號曰厚德王大妃親授 上王冊寶于進冊

宮朴訔進寶官李原　大妃冊寶子進冊官南在進
寶官柳廷顯送之仁政門訔等奉冊寶至壽康宮上
之　上王冊曰云云見原集寶曰聖德神功上王之寶
樂章曰云云見上大妃冊曰云云見上印曰厚德王大妃
之印樂章曰云云見上是日廷臣以雨雪請受賀下曰
上遣近臣白之　上王曰古人以雪爲祥且有司已
具不可改日也除百官唯冊使來可也命從　上王
旨從宮中道往上壽朴訔李原南在柳廷顯讀冊官
卞季良讀寶官趙末生大妃讀冊官孟思誠讀寶官
閔汝翼孝寧大君補等侍宴伶人奏卞季良所進新

詞 上王稱美 主上之誠孝亟曰辭位以後吾益
尊矣唱和極歡○丙辰 上謂卞季良曰卿善製樂
章 父王稱嘉賜內廐馬一匹○庚申大司憲許遲
義禁府提調卞季良等請曰孝昌以私心仰瀆日月
之明其罪深重鞫問其情 上王從之○十二月丙
朔丙戌 上王與 上御寢殿餞平安道觀察使尹
坤都節制使尹子當親餞功臣奉使者自此始孝寧
大君補領議政柳廷顯左議政朴訔右議政李原漢
平君趙涓參贊卞季良禮曹判書許稠兵曹判書趙
末生參判李明德大司憲許遲知印事元肅侍宴○

戊子 上問曰科擧圓點之法何以設乎下季良許
稠等對曰生員食學稟兩時者爲圓點生員不樂居
齋故立此法滿三百點然後許令赴試季良因啓曰
臣再掌科擧講經之法實爲不可今之儒者拘於口
讀徒以誦習爲業故其氣固滯而短於詞賦且試官
面對擧子豈無私心高麗之時立封彌之法以此也
權近常患此弊上書請罷 上王從之歲丁酉用一
二文臣策復立此法臣以爲射者戲事而人所樂爲
也今京中子弟以文科難以跂及皆趍武科不可不
慮孟思誠曰古有進士科其中者唱名簾前以寵異

之人皆樂爲之今罷進士但有生員試額止一百定加其額 以勸志學之士季良曰鄭與道傳始廢進士合於生員李穡甚恨之 上又曰初場試五經如何季良曰初場本有五經疑或全擧五經或擧三經或一經而問之今定別立初場之法以代講經許遲曰害於義更張可也無害於義載在六典 太祖成憲不可改也掌試者若無私心取士安有不正者乎 上曰大司憲之言甚當季良曰法有隨時而變豈可固執乎○庚子御經筵 上曰高麗史恭愍以下鄭道傳以所聞筆削與史臣本草不同處多何以傳信於

後世不如無也卞季良鄭招曰若絶而不傳於世則後世孰知　殿下惡道傳增損直筆之意乎願命文臣改撰　上曰然

元年己亥春正月朔丙午　上壽于　上王宗親議政府參贊六曹判書以上及大司憲六代言侍宴酒酣　上王起舞羣臣以次上壽迭舞爭進聯句歡極夜深乃罷當宴　上王語孟思誠卞季良許稠等曰後殿眞勺其音節雖好其歌詞不欲聞也思誠等曰　上旨允當今樂府用其調不用其詞眞勺有慢調有平調有數調高麗忠惠王頗好淫聲與嬖幸在後殿作

新聲淫詞以自娛時人謂之後殿眞勺非獨其詞調亦不可用○ 上王命卞季良撰賀皇恩曲將以宴使臣也序曰云云詞曰云云（俱見上）○丁巳義禁府提調卞季良等請朴信到遼東聞趙忠佐漏洩幾事不卽首告之罪 上王曰今有大功勿論○二月（丙子朔）戊寅命參贊卞季良禮曹判書許稠等開生員試于成均館遣右副代言崔士康奉御寶宣醞往成均館○壬午卞季良許稠請復進士試不允○戊戌卞季良啓東堂初場講經之法乃我 太祖成憲也然擧生以面講不中爲慚憚於學問就武擧者多此實有

乖於國家興學取士之義置師傅於成均分遣教官
於鄉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而臣請以製
述取士 上曰然當更議之 上問諸代言皆曰不
可遽罷獨柳穎曰講經不如製述之興起斯文 上
曰使舉生不得聚頭通議則製述爲佳○五月乙巳朔
庚辰卞季良以旱甚請復圓壇祭天之禮 上曰僭
不可行也季良對曰諸侯不可祭天禮固然矣聖人
垂訓亦以爲不可近者周倬奉使而來謂我國人曰
聞爾國祭天以人事言之爾國設饗禮以請朝廷宰
相容有許可至如天子雖請以誠豈肯降臨爾國乎

於是始廢然以臣所見莫如祭之前朝二千年相承祀天況本國地方數千里不比古者百里諸侯之國何嫌之有 上曰豈可以地方數千里遂僭天子之禮乎李良復啓曰臣以謂行之爲可何則沂水之邊有祭天禱雨之處然則此禮古亦有之常祭則不可因事而行猶爲可也今當大旱亦無所妨祭之何嫌乎 上然之命擇祭天之日○六月甲戌朔庚寅禁大小使臣姦官妓時議政府六曹以平安監司尹坤所啓共議皆以爲行之已久不以禁也惟朴訔以爲宜從坤請下李良固請仍舊以副衆心 上曰其來雖

久豈是美俗況其有夫之妓乎可從坤請○辛酉京畿監司李迹報今審旱穀幷審科受私田下李良啓雖使幷審私田誰肯用心檢踏乎歲丁酉己行此法乃以不中命他委官使之覆審而其失中者皆杖一百若凶年則幷審私田豐年則許田主自審而或失其中罪之可也趙末生啓若凶年幷審豐年許田主自審是凶正其稅而豐使橫斂也實非中正之道不可行也當遣敬差官時命公私田一以中正踏驗私田收稅之法庶得平矣元肅啓今隔一畝一爲公田一爲私田其收稅多少大相不等百姓怨咨田主雖

橫斂其細戶俛首聽從之不暇豈敢自訴 上曰然
○戊辰御經筵講春秋至秋大水胡傳後世有人爲
不善感動天變名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爲解誤矣
上曰如此者必多矣人臣有喜言祥瑞者有喜言災
變者專言祥瑞而不及災變是豈可乎値祥瑞則言
祥瑞遇災變則言憂懼可也卞季良啓曰人主不可
喜祥瑞而忽災變憂災變而略祥瑞也○八月癸酉朔
戊子義禁府提調卞季良等詣壽康宮啓昨承命鞫
朴實敗軍之罪實供稱李從茂初令三軍三節制使
皆下陸而戰後變令三軍節制使各一下陸實執籌

乃下賊强我弱再報請救從茂不聽柳濕朴礎等亦不下救故見敗臣等謂非特朴實之罪從茂濕礎皆亦有罪請幷鞫之　上王曰朴實敗軍之罪固所知也若以法論則廷顯爲都統使不即收實請罪是亦有罪今罪張蘊以誣告而賞諸將又下廷顯從茂於獄無乃有愧於國人乎況東征勝多敗少乎後日之事亦不可不慮也若爲大舉之計亦安用權然吾豈以此終不治其罪乎今實當以功臣之子免之○九月癸酉朔丙午先是卞季良承宣旨撰樂天亭記以進命權弘書刻板懸于亭記曰云云見原集○壬戌　上

命藝文館大提學柳觀議政府參贊卞季良等改修
鄭道傳所撰高麗史○戊辰 上再朝壽康宮三議
政及卞季良許稠等議喪禮三議政及趙末生據鄭
康成之言以爲 主上於 大行上王孫之行也
上王率百官當服斬衰二十七日 主上當服齊衰
十三日卞季良許稠啓曰 兩上率羣臣皆當服斬
衰昔宋孝宗崩光宗病寧宗當服喪文公勸寧宗代
父行斬衰三年之禮寧宗從之及光宗病瘳御史胡
紘奏曰光宗病愈宜行喪如法以寧宗行三年之喪
爲非遂使寧宗不終雖寧宗從胡紘奏而中變即吉

實光宗病愈故也病若未愈終三年必矣今 上服
斬衰三年用以日易月之制當二十五日釋服二十
七日禫祭卽吉可也 兩上從三議政之議○甲戌
朴訔啓曰進告訃請謚表箋雖是戊子年例使副俱
行豈爲無弊當依請封世子及請傳位例遣一人進
奏啓本可也李原及卞季良等曰當依戊子年例
兩上從朴訔之言○十一月辛丑朔丁未 兩上晝停
于扇巖洞留都宰樞遣參贊卞季良問安仍獻酒果
上王賜季良毛衣○丁卯 上王因論檜巖寺僧
徒犯姦盜事笑曰以吾心觀之對大臣對小宦之時

異彼僧徒常近婦女豈能不犯乎吾曾立法使僧徒不得役婢子爲此也其令奴子輪番入役可也又有上策只給土田革其奴婢安有此弊僧徒雖親執薪爨亦可也諸臣皆出命留柳廷顯朴訔李原卞季良許稠趙末生元肅辟左右曰革寺社奴婢予素欲也但恐此屬逃入中國生變如尹彝李初之事以是未果頓革及令勿役以慰其心今乃自取又誰怨乎宜令臺諫上疏政府六曹亦宜請之卞季良曰宜只革婢子李原非之　上亦不允○庚午　上王與　上御內殿引見柳廷顯朴訔李原卞季良趙末生許稠

申商李明德張允和等　上王曰兵曹多事欲令與兵
諸曹同進　主上殿啓事而三軍鎭撫代兵曹專掌
軍事啓聞于我何如皆曰鎭撫代兵曹專掌軍事則
其多事何以異於兵曹不如仍舊定事目以除煩
冗　上王曰然卿等其擬議施行○十二月辛未朔庚
辰　兩上御壽康宮便殿燃燭召兵曹參議尹淮知
申事元肅屛左右近侍諭及僧徒之事　上王曰今
日　主上告我以僧人三十名逃入中原之事聽此
忽憶昔者尹彝李初逃入上國誣訴本國假作倭賊
窺覘上朝以高皇帝之明亦且惑之本國辨析累歲

終不能自明及寡人初年賊上黨君李仔于外方有
一僧逃入上國告之過實令皇帝亦信之語本國使
臣曰爾國王殺了親的後久備知寡人心地乃悟告
者之誕又皇帝聞本國招安野人賜之紗帽品帶及
其還則以帶帽繫於馬脊之事哂之如此之類全是
不逞之徒逃入上國虛辭交構之使然也且東北兩
界境連上國人之逃入也甚易況僧徒之逃入又易
於平民乎今者皇帝深信浮屠勝於蕭梁名稱歌曲
之誦遍於天下空花佛象之瑞播於圖畫一時俗尚
靡然趨之而我國則前既革去寺社田民僅存十一

今又盡去寺社奴婢雖其自取豈無怨咨乎此輩旣
已錢塁又聞皇帝崇佛必有逃入上國飾辭讒訴之
入況皇帝之崇信如彼而我國之革除如此僧徒之
欲逃此而入彼也無疑矣古之人臨時制變有從權
變通之理今宜爲僧徒開其自慰喜悅之心皇帝所
賜名稱歌曲爲善陰隲之類速令西北面黃海道等
使臣來往之地聚會僧徒及耆老人等常加讀誦又
製歌詩稱讚佛氏及皇帝崇信獲報瑞應屢現之狀
令上妓肄習如有上國使臣則沿途經歷有誦經者
燕饗歌舞有誦德者皇帝聞之必喜我國能體聖心

雖有逃入讒訴之人不得售其說矣且欲令慈福寺田移屬僧人會處以安其心寡人非惑於佛氏禍福之誘也天子亦豈以我國排斥佛氏遽興師問罪哉然當時權宜不得不爾汝等豈不知乎其與下季良許稠及三議政密議熟計蕭啓于 主上以轉達於寡人蕭等退與季良稠議之季良曰 上教甚是當行誦經崇佛之事然要在安其心而禁防逃逸臣意以爲宜還其奴子以安其心嚴令兩界以防逃逸且請還已逃之僧稠曰臣聞命乃知 殿下千思萬慮欲爲長遠之計非臣等所及也崇佛誦經之事謹奉

教矣還給奴子則不可但京中之寺依住僧徒率皆
兩班子弟負薪汲水必有怨咨可量給奴子以慰其
心肅與李良等偕就三相第密議○丙申下李良奉
教製賀聖明歌三章以進曰云云進口號曰云云詞
曰云云退口號曰云云(俱見上) 命下禮曹被之管絃
二年庚子春正月(朔庚子)戊申 上王問曰慶尚全羅
道船軍擇無才者換屬侍衛軍如何朴訔下李良曰
須先實侍衛軍然後當慮船軍不可換定也柳廷顯
曰倭寇可慮當換定以備不虞○己酉 上御廣延
樓下 上問誓戒之義下李良對曰不犯深不縱酒

不若簞收放心也古者誓戒于三司今也誓戒于議政府以政府百官之首故也金漸啓曰齋戒宰相皆聚于議政府則禮賓無奔走饋餉之勞宰相亦安心定位且今議政府不坐本府使大廈空曠莫若聚議政府也卞季良啓曰議政雖不坐本府乃百官之首不可雜處也且入淸齋者須居靜處以收放心不可羣居共坐談笑喧譁也 上曰然金漸啓禮賓寺虛竭且提調猥多不視職事只率跟隨而已季良曾爲本寺提調故辨之不得漸又啓豐儲倉官秩卑宜以三品官差下季良以爲不可 上然季良之言○閏

正月庚午朔 壬午卞季良許稠行大司成柳伯淳等承
命試生員于成均館左代言金益精奉宣醞及行信
寶往成均館以慰試官遂印試券○戊子 上曰宴
享時常用鄕樂甚爲鄙俚其令卞季良趙庸鄭以吾
等以獻壽之意警戒之辭各製歌詞三首○甲申新
置集賢殿以柳寬卞季良爲大提學初因前朝之制
修文殿集賢殿寶文閣大提學提學以二品以上爲
之直提學直殿直閣以三四品爲之然無官署職任
惟以文臣加官而已至是悉罷之只留集賢殿置司
于宮中擇文臣有才行年少者充之專事講論經史

以備顧問○丙戌御仁政殿發策覆試金汝等三十
三人恩賜三人吏科一人亦預焉讀券官李原卞季
良許稠對讀官權蹈藝文直提學成槩○夏四月 妃
朔己未遣權踶元肅及柳廷顯卞季良奉宣醞餞使
臣于碧蹄驛○己巳 上王及 上置酒于別殿柳
廷顯朴訔李原鄭易許稠趙末生卞季良申商李明
德李之實元肅等入侍進獻使通事金時遇全義回
自北京言皇帝怒進紙奏不塡日字故不敢進請免
金銀奏本 上王曰請免金銀此其時矣若此時請
不得後來必以此爲據宜備細布因事進獻須臾請

乞廷顯等對曰 上教甚當易獨以爲空進松鶻
上王曰得之最難其爲物也才品特駿可愛然日食
一雉養之亦難又不調馴或時逸去則鷹師等每憑
尋捕侵擾邨落其弊莫甚故已悉放之李良曰 殿
下此言可書之史垂法萬世○五月戊辰朔癸未以
上王誕日 上獻壽于樂天亭讓寧大君孝寧大君
恭寧君敬寧君柳廷顯朴訔李原李伯剛趙大臨權
跬尹季童柳觀趙涓朴子青鄭易李和英下李良崔
閏德權永均許遲許稠趙末生申商李明德安純韓
確洪敷李皎元肅等入侍羣臣以次獻壽迭舞 上

起舞　上王亦舞語卞季良曰予爲王至誠奉養爲
其父享之如此者古今所罕乃賜　上酒又賜三議
政酒極歡夜分乃罷○壬辰柳觀卞季良會集賢殿
試殿官等詩○上王名柳廷顯朴訔李原卞季良等
宣命李明德元肅語之曰羣臣累請收從茂錄券予
皆不允者不欲其削去功之籍也今若不名還旣爲
安置竟無還期矣李迹非自啓達也只請於從茂耳
且其父年老誠爲可憫林尚陽亦無他犯皆可赦之
洪汝方功臣吉旼之子起意名兵曹令史致問予舉
動固當削去忠義衛矣朴瑞生宋仁山鄭淵許倜等

初皆止之不得已而與焉是亦可赦予若不赦 主
上必不敢輕赦甯等備傳予意于三議政及下參贊
予不親問者欲其商確以對耳肅以傳于廷顯等皆
曰 上教甚當但朴端生等被罪讒踰月放還似輕
朴訔曰赦之可也廷顯曰從茂及李迹等罪干不忠
不安赦然 上教如此敢不奉旨 兩上引見廷顯
等置酒極歡 上王曰今日爲諸卿之來予親獵獲
獸廷顯等起謝各以次迭舞競進聯句 兩上亦起
舞○乙未視事經筵卞季良錄高麗史災異以進
上曰前後漢書所載災異朱子於綱目不盡載亦譬

校不必加錄也○六月朔戊戌丙午卞季良詣豐壤問
安○七月朔丁卯癸酉 大妃疾復作 上王自豐壤
御壽康宮視疾召柳廷顯朴訔李原卞季良許稠元
肅等曰脫有大故殯所不可不慮廣延樓下及壽康
宮內何處可乎皆曰廣延樓待使臣之處壽康宮亦
隘狹請修明殯殿從之○丙子命卞季良郭存中護
喪以驪川君閔汝翼前府尹李種善及卞季良爲殯
殿都監提調○丁丑 上召許稠卞季良曰予聞令
我行易月之制十三日而釋服然乎是雖宋制予嘗
以爲薄行今乃使予行之與稠曰易月之制行之已

久且承宣旨已定喪制　上曰然則予於山陵後免
衰絰百官於十三日免衰易以白衣烏紗帽如何稠
揮淚曰　上教至矣臣等何敢更言百官亦當於山
陵後免衰○八月丁酉朔甲辰　上王召卞季良許稠
元肅等傳旨曰已從易月之制十三日除喪而於訃
告文書不用寶未知終期年不用寶乎於賀正文書
亦不用寶乎季良等對曰皆是十三日後事然告訃
凶事故稱哀子不用寶賀正吉禮故稱國王且用寶
如有問之者宜對以此肅對曰既行易月之制雖凶
事當稱王用寶不然則當於解送唐人咨略載遣喪

不敢署事之意俾達朝廷不可專使告訃　上王曰
前後不同之意辨析似難且諸侯告天子不可用權
天子聞顯妣之薨降勑賜祭賜賻而不問其不訃德
妣之薨帝亦不問其不告則今　大妃之薨必不問
其不告如或問之對以不敢仰瀆宸聰事歸恭敬不
如不告之爲愈也雖訃告無請謚誥命之禮是要其
賜祭目雖爲異議予當不聽卿等且啓　主上告政
府卞季良啓槨用黃腸積材有隙請依世俗用全板
從之○丁未　上將詣樂天亭　上王以雨止之柳
廷顯李原卞季良許稠元肅等詣樂天亭○上王曰

聞 主上欲五月而葬故還止之早知百日內通吉則雖無禮文亦可況有三月葬之文乎且予命卽爲法何必古制人死過十日二十日則無有生理古人有一月而葬者有十日而葬者予今定爲三月之葬無有異議李良等還啓 上曰家禮王公三月而葬之文非朱子之本意實責世俗不葬之辭也 上意已定不可違越但嫌右議政粗見禮文輒啓達李良曰今日之事 上王權時處之非欲立法也○庚申參贊卞季良撰 獻陵誌文以進曰云云上覽命判敦寧府事權弘書諸石○冬十月朔丙申 己亥議國喪期

年內宗廟及望闕禮用樂可否許稠對曰 太祖之
喪卒哭後用樂宗廟亦遵成憲望闕禮亦宜用樂卞
季良曰宗廟用樂則可望闕不可若 上不出而百
官以時服行禮則似爲得體 上曰宗廟可依成憲
望闕用樂更議施行羣臣出謂近臣曰望闕予先行
禮百官以時服用樂蹈舞如何○癸酉 上詣豐壤
上壽柳廷顯朴訔李原柳寬卞季良孟思誠李之剛
李之實李伯剛趙大臨南暉趙涓延嗣宗洪敷李皎
李明德元肅尹淮鄭招金益精侍宴各以次進爵
上王曰今日是佳節 主上與大臣來獻壽吾豈不

辭以國君無事去官未知有幾賜元肅卓上柿橘令
與其母賜八番窠樞及代言酒于兵曹廳
三年辛丑春正月甲子朔癸巳前此以鄭道傳所撰高
麗史間有與史臣本草不同處且稱制勑稱太子之
類語涉僭踰命柳觀卞季良讎校至是書成乃進○
辛亥左議政朴訔參贊卞季良來問起居○甲子發
丁夫二千驅禽于訥豆山夕駕次大和驛之野留都
羣臣遣參贊卞季良問起居獻酒果 上曰前命五
日一次問安何至七日乃來季良對曰左議政朴訔
以謂未晩乃於前月二十九日封酒授臣緣此遲來

上王命內臣餽酒賜鹿二頭曰後來問安者雖逢路上汝率還京○五月壬戌朔己卯 上奉 上王幸樂天亭大閱五衛陣前此 上王命參贊卞季良考據古制以成陣法 上於內中又出畫本陣法一軸季良參究爲五陣法以進令訓鍊觀依法教隷至是三軍變爲五陣無失次者旣閱乃觀手拍之戲置酒奏樂慰三軍將帥○庚辰 上命金益精問於卞季良曰今卿所撰陣說內應敵之際後衛先出應敵及飜虎爲先之說似皆拘於一偏予意以爲中衛主將臨時布置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從其主將之指揮可

也李良曰後衛先出之說出於五陣本法觸處爲先
之說亦出於諸家陣法皆不可廢請兩存其說 上
曰予之所言御之所言俱書以進予將啓于 父王
李良書二條以進遣尹淮等以啓于 上王○六月
朔壬辰 庚申 雨上御水亭仍設小酌柳廷顯朴訔李
原卞李良趙末生尹淮金益精權蹈郭存中曹崇德
等侍議請還逃僧適休事○秋七月朔辛酉 戊寅朝廷
議建廟之地左議政朴訔以爲四祖殿若在大室之
西則宗廟 太祖以下皆子孫也夫與者在側而四
時大享不與於人情未安長生殿在國之西與宗廟

隔請以爲西祖殿參贊卞季良亦請於宗廟隔遠地
建廟時　上王在豐壤宮禮官俱啓　上王曰祖宗
在天之靈豈容地之遠近有間不聞耶且爲祖宗難
於土木役而用古殿非禮也宜遵古制建廟大室之
西號則宜曰永寧殿盖祖宗子孫有俱安之意云○
八月辛卯辛丑　上在樂天亭召柳廷顯李原卞季
良許稠李之剛議事仍置酒○庚戌　上王與　上
同御水閣置酒奏樂爲迎鄭擢尹子當李中至趙啓
生之還餞新除邊將郭承祐趙留趙慕沈寶金乙辛
陳原貴金益生李澄石吳益生朴寅吉等也幷賜坐

閣上戊長鎭兵馬使朴東秀等七人坐於閣下命孝
寧大君補及柳廷顯李原趙涓卞季良許稠趙末生
李明德河演金益精等侍宴八直宰樞賜宴于兵曹
驪侍衛軍士皆賜酒○甲寅參贊卞季良禮曹判書
李之剛等啓曰成均學生屢因浮腫而死臣等聞其
故皆曰生員皆欲滿圓點三百且因考講之法長坐
一處勉强讀書故勞神喪氣不知病之漸至於死也
臣等以謂圓點考講二事國家欲令勤學務要成材
不可革也使醫二人竟相遞番朝夕與居救濟則可
無浮腫者 上從之又謂季良等曰卿等會于成均

館訪問其弊以聞朝退獨名李良與語移時○九月
辛酉朔 丁卯議政府啓曰臣等欲進箋請上 上王徽
號願 殿下爲臣等善啓焉 上諾之尋詣樂天亭
領議政府事柳廷顯等遣參贊卞李良禮曹參判河
演奉箋詣樂天亭以進箋曰云云見原集 箋上 上王
遣宦官嚴永秀傳旨曰箋內辭意懇到然若爲太上
則豐壞出入亦不可輕卞李良趙末生河演等啓曰
雖尊爲太上何害於出入乞以前日 殿下事 太
上之心體今日 主上事 殿下之心以賜俞允
上王曰前朝忠宣王父子亦賢君也克盡慈愛未聞

有太上之號何必尊崇然後盡父子之道乎下季良
對曰臣等以王季文王期之豈敢以忠宣父子望於
今日乎 上王曰去年 主上再請令羣臣合辭固
請予不得已許之前此予爲聖德神功上王每於祝
文見之慊然封崇日期使臣還後更涓日行之季良
等復啓曰十五日乃 世子封崇日也乞於其日行
之 世子封崇姑待後日 上王許之復啓曰十五
日猶遠十二日亦吉日也請於此日行之 上王又
許之尋使永秀傳旨使臣支待事煩姑停之○己巳
命 元子名曰珦 上與柳廷顯許稠下季良議曰

欲使 元子見於使臣於何所見之乎廷顯等請於
溫斟宴見之又問服色廷顯等曰今當請命之時空
以紗帽品帶見之 上從之○冬十月庚寅朔辛卯戶
曹請修大清觀 上謂卞季良曰卿知大清觀設置
之意乎季良曰揔制金瞻嘗商確其事臣則不知也
吏曹判書孟思誠曰大清觀創自高麗其東有射廳
將帥受命分閫者醮之古例也且遼東學館之東有
星宿影殿其東又有射廳疑大清觀倣此而設也
上謂季良曰大清觀信不可無當置京中何必置於
留後司耶卿更考古事以聞○己亥朝新宮置酒柳

廷顯李原趙涓卞季良孟思誠趙末生李之剛曹致
李明德金益精等侍○甲辰駕次臨津留都羣臣還
參贊卞季良問起居○十一月庚午朔丙寅視事謂近
臣曰予欲觀資治通鑑綱目卞季良請觀性理之學
今日始講四書卿等其知之知申事金益精請令代
言一人入侍　上從之是日始講大學○　太上王
問卞季良趙末生李之剛金益精曰高麗始祖配享
功臣凡六今我　太祖配享惟四人耳議其有功者
加配如何開國之時功之大小予盡知之南誾唱於
外李濟助於內其功不細予昔與南誾李濟趙仁沃

共坐閭出仁沃曰開國此人之力也閭濟功大如此
太祖在天之靈豈不欲令配享乎後雖有罪功不
可廢也李良等對曰二人前雖有功後不忠於社稷
豈可以功掩罪乎 太上王曰卿等更議以聞明日
當與卿等定議○丁卯 太上王名柳廷顯李原下
李良許稠趙末生李之剛李明德金益精置酒議
太祖配享功臣廷顯等議如 太上旨明德啓曰南
誾雖有功知有 太祖而不知有今日假如得遂其
謀則安有今日乎臣以爲不宜配享 太上王曰不
可以私怨棄大功也乃命贈誾及濟謚○辛未 上

奉 太上王自豐壤還御新宮置酒稱觴李原金承
霔卞季良李明德金益精侍○丙戌 太上王召卞
季良許稠賜毛衣毛冠○十一月朔庚寅 辛卯知司諫
許盤石執義朴安臣等復請金漸之罪 上曰己知
卿意安臣出 上從容謂近侍曰臺諫之請然矣然
以犯在赦前不聽耳漸之所犯非挾椒房之勢也狂
妄不畏人之致然也左代言鄭招對曰漸之在獄也
卞季良訊之不服季良誘之曰子今行年五十前去
百年幾何子雖服罪以知敦寧挑燈坐與房度餘年
亦足矣漸答曰心雖不肖以予貫日之忠獨坐度年

心實痛焉仍放聲而哭此誠妄之證也○壬寅命議
永寧殿祭享疏數饌品豐殺及樂懸儀仗之數朴訔
議我 太祖追崇 四祖乃建宗廟今當遷之祖依
宋制建別廟其祭期之疎數祭品之豐殺與夫樂懸
之差等臣不敢妄議竊謂文宣王異代追崇之聖尚
且廟食萬世我 四祖盛朝始廟之主當享百世其
祭期祭器樂懸之數幷依已定文宣王祭禮施行請
朔望仍舊大享止於春秋行之祭品樂懸皆如釋奠
例移安時儀仗依唐代宗祔廟時遷毁廟之制用本
室舊仗移安○卞季良議高麗諸陵署尚備朔望況別

立廟於宗廟之西以安 四祖崇奉之至也然祭之
疎數則不可與宗廟無別祠𥧌仍舊大享止於春秋
行之如社稷例其祭品樂懸皆與宗廟差減朱子論
四祖殿曰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宗廟之盛蓋別廟
不可與宗廟等故朱子酌事理之輕重而言之也非
謂別廟儀物當如宗廟之盛而宋朝不能爲之也然
則別廟祭器樂懸之不可與宗廟等朱子之意也臣
不敢加損焉許稠李之剛議宋制別建僖順翼宣四
祖殿于太祖之西隅㦲命禮官爲獻三年一祫先詣
四祖殿行禮次詣太祖廟逐幄行禮乞依宋制每歲

一次行祭三年一次祫享于別廟朱文公論僖祖不
當遷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別廟禘享儀物亦必
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爲尊祖而實卑之然則別
廟奠物不可減於宗廟且宋制別廟在大殿西隅相
踞甚通無別立神厨而每當祫享先詣四祖殿行禮
次詣大廟遂歷行禮則大廟別廟牲牢必無別備今
別廟奠物內犧牛共用於兩廟祭時樂懸只設堂上
樂朴言下李良李之剛等又獻議唐玄宗天寶二年
追尊咎繇爲德明皇帝凉武昭王爲興聖皇帝各立
廟四孟月祭享肅宗寶應時禮儀使杜鴻漸請停四

時享獻獻懿二祖祔于德明興聖廟後祭禮未有所
考太祖之後祧遷之主依歷代之制藏諸西夾室只
於祫祭與享不可與別立四祖殿同許稠又議宋別
立四祖殿以奉追崇之祖歲令禮官薦獻三年一祫
先詣四祖殿行禮太祖以下祧遷之主藏諸西夾室
每遇祫享合食於太祖之前今既依宋制別立永寧
殿以奉追崇之祖其永寧殿及太祖之後祧遷之主
祭享疎數奠物豐殺一依宋制 上命遷廟只於春
秋大享其牲牢祭品視宗廟○庚戌 太上王謁
健元陵 上如中良浦設幄殿以迎張樂置酒孝寧

大君補敬寧 君裶恭寧 君絪順平君羣生淸平府院
君李伯剛領議政柳廷顯左議政李原右議政鄭擢
贊成孟思誠參贊卞季良禮曹判書李之剛兵曹判
書趙末生刑曹判書李潑兵曹參判李明德都摠制
權希達洪敷知印事金益精等侍宴
四年壬寅四月丁亥朔戊子 兩上觀獵于加乙麼峴
留都羣臣遣參贊卞季良來問安仍獻酒果賜李良
鹿二○丙申還給及第李馨期紅牌左議政李原參
贊卞季良啓收紅牌故事所無故有是命○癸卯
太上王召卞季良李之剛曰恭妃既生 世子然君

王繼嗣不可不廣與三議政及大司憲成揜司諫沈
道源等選可爲嬪媵者二人以聞○五月丁巳朔 上
在新宮 太上王疾劇 上憂懼命參贊卞季良前
大司憲金自知奉常少尹鄭宗本供正庫副使李通
以星曜法卜其吉凶○丙寅以議政府參贊卞季良
吏曹參判元肅爲嬪殿都監提調○丁卯延嗣宗卞
季良啓曰 殿下自侍疾以來至今不進膳恐傷聖
體 上曰昨日政府六曹請之卿等今又請之予當
夕而聽夕奠後政府六曹咸進涕泣啓曰聖人垂訓
有曰無以死傷生願 殿下節哀進膳以全大孝

上乃進淡粥小許日止一次○壬午 上以皇帝北
征當遣人問起居而以方在哀經令政府六曹擬議
以聞皆云不可以私喪廢君臣之禮宜稱王用印一
如常例下李良許遲以爲依中朝易月之制於二十
七日後遣使 上曰於奏本稱國王用印於禮部議
政府呈狀○命更議欽問起居事柳廷顯李原鄭擢
許稠李之剛李孟昀承文院提調韓尚德等議 殿
下雖居哀經欽問事重恐不可稱哀子稱王用印一
如常例後日如有解送逃來入口事令議政府申達
則朝廷知以欽問時稱王用印者重其事也下李良

議曰 殿下不用易月之制於卒哭前不釋衰服其
後尚且權免視事而朔望祭及凡干喪事皆著衰服
以終三年是則山陵之前不可稱王用印顧皇帝起
居不可不問蓋不可以私喪廢君臣之大禮但於奏
本不可稱王唯稱孤子似亦不背於理遣使若在二
十七日之後則稱王用印以據天下古今定制亦何
害於義哉 殿下於所當擅便之事不用易月之制
羣臣亦皆則效以至卒哭獨於欽問一事權從易月
之制稱王用印如此則忠孝兩得 元肅議曰奏本稱
王用印於禮部遼東令議政府白呈似有未便山陵

前凡有奏啓皆稱孤子於禮部遼東政府申呈則可
矣於奏本既稱王用印則禮部遼東亦當稱王用印
而以二十七日後塡日乃從廷顯等議○辛丑議政
府禮曹因許稠上書議國葬儀仗以聞領議政柳廷
顯禮曹判書李之剛參判李孟畇等請用大駕儀仗
左議政李原曰宋至道三年太宗之喪有司請大駕
儀仗鹵簿萬八千九百三十六若全用其數則慮山
道近隘車騎塡委堅加裁定詔用其半然則前此用
大駕鹵簿之數明今 山陵之路非近且隘請用大
駕儀仗右議政鄭擢請用 太祖國葬時吉仗參賓

下李良曰前者禮曹啓云 太行 太上王喪葬之制一依 元敬王后喪制事已施行呈報政府臣始知之君王之喪豈可援引后妃之例書之史冊傳之後世禮曹及政府大臣咸以謂宜更啓請用 太祖及 恭靖大王喪葬之制臣謂 恭靖大王之喪儀仗之數減於 太祖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龍扇鳳扇等物是已今宜從 太祖喪葬之例若 太祖時未備而詳具於 恭靖之時者當從 恭靖之例以至 元敬太后之喪不關后妃而可爲者爲之臣之志也盖 太祖之時大作佛事及至葬也佛儀甚多

殿下已決之矣 恭請王儀仗減於 太祖不可施於今日且 太后之喪后妃之制不可援以爲例宜可參酌更考古典勒成一典於事爲宜 上命用大駕儀仗○八月乙酉朔辛亥李原卞季良等獻議曰梓宮赴 山陵時耆老及生徒僧徒不可不奉請於發引日令耆老生徒僧徒序立於百官路祭幄次之側奉辭從之○冬十月乙酉朔壬寅禮曹判書金汝知啓李原鄭擢柳寬卞季良等以爲今當國喪不宜取士臣與許稠以爲科擧雖是吉事無害於義不可廢也 上曰吾意亦如此即下傳旨于禮曹曰文武科

試取依前例講經則今當年歉姑除取以製述○王寅以卞季良爲藝文館大提學

五年癸卯六月庚戌朔壬申傳旨晋山府院君河崙吉昌君權近掌文詞時大提學卞季良往來其門習之今集賢殿副提學申檣亦於卞季良門來往習之

初 上問季良曰繼御主文者誰歟季良以申檣對

○秋七月己卯朔壬辰遣內臣賜卞季良燒酒○丙戌大提學卞季良以疾辭職不允○冬十月戊寅朔庚申吏曹判書許稠大提學卞季良等議請於北郊望祈中央及四方依唐制稱某方岳海瀆之神山川之神

其奠物亦設十位岳海瀆一祝山川一祝通行從之
○辛酉傳旨在前晉山府院君河崙大提學卞季良
修改諸處祭享祭文祝文外通行祭文祝文更令主
文者修改錄之儀軌○十二月朔戊申辛未春秋館知
館事卞季良同知館事尹淮等上書曰臣等竊見永
樂七年九月我 太宗恭靖大王命禮曹稽古前代
修撰實錄之例以聞禮曹上言西漢武帝時司馬遷
撰惠文景本紀唐太宗詔房玄齡等撰高祖實錄宋
太宗命沈倫等撰太祖實錄元成宗詔翰林國史修
世宗實錄本朝國史依倣此例修撰 太宗乃令本

館修撰 太祖康獻大王實錄乞依成廟修撰 恭
靖大王及我 太宗恭定大王兩朝實錄以垂永世
從之○癸酉大提學卞季良改修廣孝殿大享祭祝
曰云云朔望祭祝曰云云 俱見上
六年甲辰五月乙亥朔辛巳命 獻陵大祥後長明燈
燃火及朝夕焚香領議政柳廷顯左議政李原等議
長明燈焚香非古制宜倣星山府院君李稷大提學
卞季良吏曹判書許稠禮曹參判李明德等議云除
燃燈而焚香依 健元陵例命從李稷等議○癸未
傳旨曰予於近左腋下發微瘇然大祥大事欲詣

次易服而還許稠等啓不必親幸不允領議政柳廷顯左議政李原大提學卞季良判漢城吳陞等亦啓曰大抵病加於小愈今 殿下恃其小愈力疾而行誠爲未便請停親行 上亦不允曰若病未差予豈不知大體而强之○六月甲辰朔丁未召領議政柳廷顯星山府院君李稷左議政李原大提學卞季良吏曹判書許稠禮曹參判李明德使知印事郭存中傳教曰今觀所上祔廟儀註當祔廟日於廣孝殿出

太宗 王后兩位神主時郎行奠禮安位板予惟祔廟之日其重專在祔廟而欲以考妣之神先安於原

廟然後次行祔廟之禮則誠敬未專甚爲不可且奉
神主祔廟後卽還廣孝殿遂行奠禮奉安位板則似
乎適中然予當舉之日夜分而起先詣原廟行動駕
祭奉神主祔廟後又還原廟奉安位板則非獨予之
倦怠百官有侍從煩屑勞予以爲當祔廟之日親奉
神主祔于宗廟命臣於原廟攝行奠禮仍安位板訖
更待祔廟後擇日親祭何如卿等其議以聞廷顯等
皆曰攝行可矣卽命禮曹以此節次修儀註以進
上又傳敎曰謚許稱言歷代帝王謚號三代以上皆
以一字如文武成康是也至後世唐宋及本國高麗

王氏皆加上尊號或十餘字或二十餘字美號有限而互相追崇故名實不孚予亦以為不足貴也今於母后亦加上徽號予恐 元敬之外更無以加廷顯等曰 上教善矣然本朝宗廟四室以上皆上徽稱今 太宗王后則當百世不遷宜倣 太祖神懿王后例加上尊號若在後世當從稠議 上曰然○甲寅星山府院君李稷吏曹判書許稠等議一 元敬王后加上尊號后於神主無進書之例且神主改造古制所無只於祭文祝文具書加上尊號一加上尊號前期一日於廣孝殿當行頒告祭祭式依朔望

例一加上尊號玉冊奉獻時祭儀若依別祭例則嫌於援尊安從朔望例於 太宗大王前用朔祝 太后前用別祝讀玉冊藝文館大提學卞季良議加上尊號玉冊奉獻時祭例依文昭殿 神懿王后忌辰兼祭 太祖例安於朔祭用有名日別祭儀餘同禮等議命用季良議○甲申前此大提學卞季良上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古也恭惟 太宗爲 恭靖王之后則 太宗乃 恭靖王之子也今 殿下於恭靖當孫而遷 翼祖於永寧也無疑云云○丙申賜藝文館大提學卞季良禮曹參議成槩鞍馬領敦

寧致仕權弘馬李良撰　獻陵碑文兼書弘篆額○
癸丑進讎校高麗史其序文曰恭惟我　太祖開國
之初卽命奉化伯鄭道傳摠修高麗國史於是採摭
各朝實錄及檢校侍中文仁公閔漬綱目侍中文忠
公李齊賢史略侍中文靖公李穡金鏡錄彙而輯之
倣左氏編年之體三年而成爲卷三十有七顧其書
頗有舛誤至於凡例以元宗以上事多譖擬往往有
所追改者我　主上殿下聰明好學留心典籍乃命
右議政臣柳觀藝文館大提學臣卞季良及臣淮等
重加讎校正其訛謬知春秋館事尹淮所撰也○冬

十月壬寅朔己酉注書李承孫回自黃海道安城站賫郭存中與天使問答書以啓其書曰使臣劉景謂存中曰 殿下既遣元宰相今又遣君問安其用心至矣欲速上馬委來事可速說存中言九月初一日護送王天使知三登縣事朴得年敬錄令諭回自遼東
殿下欽聞大行皇帝賓天率羣臣哭臨行喪不勝哀痛迫切之情即遣進香陳慰兩使本月十五日咨文賫進官趙忠佐回自遼東復欽聞皇帝即位又遣賀登極使中路聞大人命并留不行臣子聞君父喪情意迫切豈以所先後不忍延緩三使既已發程請

先入送詔勑開讀後更以感激之意別遣一使意謂
兩全景云皇帝聖旨朝鮮雖外國讀書且結親之國
詔勑兩使雖一時發行入朝鮮境各行欽此出來進
香陳慰節次前日已言之矣三使去留任意爲之卽
出上馬副使陳善云我等於朝鮮之禮何事不知已
遣進香陳慰使又遣人奏聞豈不重疊又云我等回
還若奏此事王官及遼東豈得無事遼東大小臣民
皆素衣素饌得年之所親見又謄頒降令諭而來本
國由此得聞前此賀平定北方及祥瑞等事皆聞於
遼東遣使進賀已有故事善云吉凶有緩急得爲而

不爲不得爲而爲之皆非禮也汝朝鮮讀書知禮禮貴得中過猶不及也存中曰大人之言似是而非閒皇帝賓天以臣子迫切至情卽行進香陳慰愚意此乃得中使臣云汝言亦似是而非三使行止任自爲之卽出上馬 上召領敦寧柳廷顯左議政李原右議政柳觀贊成黃喜大提學卞季良吏曹判書許稠參贊卓愼禮曹判書申商刑曹參判河演戶曹參判睦進恭議之卽遣奉常尹鄭旅問慰御及迎勑儀於使臣○十一月壬申朔丙戌召大提學卞季良曰故老漸稀不可無文籍本國地志及州府郡縣古今沿革

俾撰以觀然今春秋館事劇地志則不可爲也姑撰
州府郡縣沿革而觀之且周公豳風之詩無逸之書
可以鑑然本土之俗異於中國欲問民稼穡艱難徭
役疾苦逐月作圖仍述警戒之語以便觀覽庶傳不
朽季良啓曰地志及州郡沿革一體事也使兼春秋
館一人掌之臣與卓愼尹淮共議撰之月令之文臣
當任之 上曰月令之文姑徐之地志及州郡沿革
卿令撰進○十二月朔壬寅受朝同知春秋館卞季良
啓曰敬奉 王旨自己亥至壬寅年史草一皆收納
臣等以爲宜將永樂十七年己亥正月至二十年壬

寅下二月充修撰官以下各入史草京中限乙巳年二月京畿忠清黃海江原等道三月晦日慶尚全羅平安咸吉等道四月收納其有未納者依前例子孫禁錮徵白金二十兩先是 上與李原柳觀卞季良等議曰自己亥至壬寅予雖在位其間國政予皆稟太宗而後施行無寡人自擅之事其四年史草欲皆收納載之 太宗實錄何如皆對曰可 上又曰自今史官身死之後史草卽皆收納慮史官子孫年久或失之也季良聞命議於諸史官皆曰不可今太宗實錄修撰猶恐其太早況又收納當代史草乎

如此則國人將以李行爲鑑必無直筆矣○李良曰
壬寅以上四年史草收納 上問我對曰可禁以爲
可難於變啓諸君上書請之可也其意以爲記注官
兼變甲命尚智等亦阿 上旨而不敢請也奉教以
下史臣欲上書依違中止是後 上聞之命史官身
死勿令子孫即納史草○丙辰大提學卞季良進新
製歌詞其詞曰云云見上 上命下慣習都監載諸樂
部用之宴享○辛酉皇帝令禮部尚書呂震宣旨曰
爾國王至誠享上爾使臣等天寒路遠驅疾而來朕
甚嘉之臣等對曰聖德罔極感荷何量但言路不通

至情未盡上達且震曰汝既知聖心則斯可矣入京初令閔光美進禮部告於尚書曰去九月初一日護送王內官陪臣朴得年回自遼東 殿下欽聞皇帝升遐慟悼卽率羣臣哭臨行喪遣臣等陳慰進香初十日發程過鴨綠江至湯站逢詔勅使臣等令開讀詔勅後進去卽時啓聞留止詔勅使到王京開讀後
殿下改修表箋追送領受而來呂震曰 殿下本至誠忠孝聞喪卽遣進香陳慰亦是承文院提調大提學卞季良提學尹淮詣闕賀 上甚喜

七年乙巳春正月朔壬申甲戌召領敦寧柳廷顯右議

政柳觀贊成黃喜大提學卞季良就職○夏四月庚子朔辛丑大提學卞季良製華山別曲以進其詞曰云云現命載諸樂部用之宴饗○庚申議政府六曹採擇各品陳言以啓藝文大提學卞季良等十八人陳言今我　殿下令政府六曹臺諫曰陳庶事以資治道可謂廣聰明而達下情矣然皆未能從容詳密以盡羣下之情且旋進旋退吹竽混眞者或有之矣唐宋盛時皆有輪對之法是不獨廣聰明而無壅蔽之患羣臣之賢否亦難逃於聖鑑矣乞依古制令四品以上逐日輪對益廣言路以盡下情以察羣臣邪正幸

甚○秋七月朔戊辰 甲戌 上悶雨召領敦寧柳廷顯左議政李原贊成黃喜刑曹判書權軫兵曹判書趙末生吏曹判書許稠戶曹判書安純禮曹判書李孟畇大提學卞季良曰二十年來如此旱灾未之見焉惟予寡德不能安居廈屋欲避居於本宮但處酷熱無軍士可居之所肆居於此宮宮中所居有三予不居正寢而就外側室居之以息弭灾之道然猶欲出西離宮以答天譴何如僉曰 殿下憂旱自責欲避厥居誠萬世之嘉言然出於離宮則軍士侍衛臣僚進退膳羞轉輸亦皆有弊莫若仍御此宮之爲可

上曰予欲除弊而慮不及此卿等之言甚當又曰觀
各道雨澤之報外方則雨澤足矣而獨不雨於京城
恐或上天有爲而然也且政事之間猶恐有可疑之
事以孟溫之事觀之諸宰相初則皆以刑曹所啓爲
是及臺諫論請又以刑曹爲非臺諫爲是其所爲是
爲非別無他意一人曰是而衆以爲是一人曰非而
衆以爲非予以爲此不致精思雷同之弊也舉此一
事可知其他政事之失豈可謂必無其各勉思弭災
之策悉陳無隱僉曰 聖上恐懼修省爲日已久政
教拂令意謂無失臣等向於求言之日尚未講救旱

之策以答宵旰之憂更有何策可陳但前日所上各品陳言更擬擇施行○十二月丙寅朔庚午御經筵謂知申事郭存中曰 太祖實錄只書一本若後日遺失則不可又寫一本納春秋館一本吾常見之其傳敎於春秋館知館事卞季良啓曰 太祖實錄多謟事臣與河崙知之他人不知不可又寫一本而使衆人知之請擇吉日納于史庫從之

八年丙午三月乙未朔己未知申事郭存中右副代言鄭欽之大提學卞季良等啓曰慶愼公主之卒已過三日 殿下迨今進素膳臣等切恐以萬機之勞不

可如此而況 太宗常以爲 主上一日不可素膳
請復肉膳 上曰予常時雖異姓無服之喪必三日
素食況同姓之姑乎親疎之分不可不異李良等更
啓曰 殿下之言是矣然 太宗之心以爲雖有大
故不可日久素膳況其他乎 太宗之靈於昭于天
太宗之言昭昭在耳其可違乎聖體不可使一虧
踈伏望上遵 太宗之訓俯答臣民之望 上曰雖
數日素食於 太宗之訓不爲悖逆卿等勿請○夏
四月卿子丙子大提學卞季良以 上憂旱不進酒
詣闕請進曰酒所以闢邪氣通血脉實是良藥若夙

夜憂懼蹔不進酒不無損氣伏望須進酒以養氣脉
從之○五月甲午朔己亥　上憂旱召大提學卞季良
製求言教書旦曰予因旱灾常時不居正殿乃命設
幄次於月臺上去儀仗金鼓以時服御幄次須教書
云云見原集　命教書別監京畿江原咸吉道遣一人忠
清全羅慶尚道一人開城黃海平安道一人蓋以農
時除弊也○六月癸亥朔癸酉大提學卞季良啓曰導
官署所納粳米一百二十七石以西籍田所出稻令
其所屬奴婢春正上納其弊爲大請如舊　上然之
○癸未以卞季良爲判右軍府事○十月辛酉朔戊辰

賜獐各一于留都宗親及左議政李稷領敦寧金九德判府事卞季良判漢城兵曹吏曹判書李孟畇戶曹判書安純禮曹判書申商刑曹判書鄭津大司憲崔士康大提學李隨參贊許稠右議政致仕柳寬

九年丁未六月戊午朔丙寅被擄逃來漢人餘仕英言曾住開元本無遠近族親誠願留住命下議之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等議仕英到吉州見先來漢人張顯子息已知顯受職留仕司譯院獨解送仕英未便又稍解文字將爲可用依自願留之爲便判府事卞季良議幷顯解送爲可 上從喜等議

十年戊申二月癸丑壬戌禮曹據前銜宰樞所上言啓本所古無衙門二品以上閒良耆老無所依處敬凱無統雖國有慶事及行幸出入皆不得知殊失人臣之禮惟我 太宗恭定大王卽位之初設立衙門賜公廨田一百結奴婢五十口書題二十名每當誕日正至及國有慶事行幸出入之時臣等咸集明庭以行其禮誠萬世不刊之令典也但號爲前銜宰樞所實爲未便伏覩詔書及教旨皆曰文武大小臣僚閒良耆老等前朝亦謂致政宰樞所乞以耆老宰樞所耆老所二號詳定稱下命下詳定所議之李稷議

安稱前銜兩府黃喜許稠議耆老所卞季良議致仕
耆老所鄭招議朝請所從季良議○夏四月癸丑朔戊
午韓承舜被賊刼奪物件徵還勑書內并錄遼東委
差東寧衛鎭撫王遜之物命名左議政黃喜右議政
孟思誠判府事卞季良吏曹判書鄭招藝文館提學
尹淮議回答可否喜季良以爲還送王遜物件之意
不可不奏安於奏本微著其意禮部咨詳陳爲便思
誠招淮以爲奏本但錄欽受承舜物件之意禮部咨
并載還送王遜物件之意命從喜等議○乙亥判府
事卞季良上書曰云云上見命下禮曹命文臣六品以

上會議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禮曹判書申商等十六人以爲講經製述不可偏廢宜臨時迭用賓成權軫戶曹判書安純等五十一人以爲宜用製述漢城府尹李明德等五人以爲宜依元典設四書五經齋常時考講升黜試塲則試疑義藝文提學尹淮集賢殿校理權採修撰李先齊等十五人以爲用講經柳思訥獨以爲錄姓名時講所讀經書通大義者許赴試試塲則用製述命依製述之議初李良修史春秋館每語人曰試官於講經之際頗多徇私爲試生者或其爲親族則講雖不切必掩庇之且試生常

苦讀書氣習局束未能著述將安用之故權近嘗上
書 太宗革秣樸講經之策復用製述近來復行講
經之法弊復如前於是言之季良忿衆議多不一謂
先齋曰館中諸人皆從吾議爾與採不從何耶採獨
不思乃叔權近之議歟先齋曰用製述則徒習彫篆
以要科名誰肯專心性理之學乎莫若講經之爲愈
也季良不悅〇辛巳判右軍府事卞季良製箕子廟
碑以進碑文曰云云見原集〇閏四月壬午朔戊申視事
判府事卞季良啓設侍衛軍士欲其捍外衛內備不
虞也比來因內外無事外方侍衛軍士或因農時或

因凶年或因寒暑勿令番上騎船軍或分四番或分
三番使專務農此誠 殿下恤民之心然禍患每生
於不虞豈可姑恃安靜以弛備禦乎但當以他術存
恤耳 上曰近來緩弛非故爲之也但年歉耳御言
是也○六月朔壬午 癸卯召承文院提調黃喜孟思誠
卞季良許稠申商尹淮等議賀冊皇后時進方物于
皇太后與否請賜 王世子梁冠免金銀等事僉曰
賀冊皇后時進方物于皇太后古無是例 王世子
梁冠不可不亟請若免金銀則俟請梁冠而後請之
從之○秋七月朔辛亥 上曰 世子待孝寧大君諸

叔父諸弟之禮詳定以聞判府事卞季良禮曹判書申商等對曰此禮甚大不可輕議　上曰宜速參酌以定○九月 庚戌朔 癸亥詳定所提調李稷黃喜卞季良許稠申商趙啓生鄭招等議啓禮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臣等竊詳庶子雖爲大夫已不得祭宗子越在他國庶子祭之以宗子之命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無次子立廟之文然事有難處禮從而變若長子長孫殘劣

雇居人家雖有宗人相助終不得立祠堂者許令次
子立之其長子長孫今雖單弱無依終可立祠堂者
次子依經濟六典不能立廟者例擇淨室一間以奉
神主待長子長孫立祠堂奉還神主自餘長子長孫
雖廢疾者苟有宅舍皆立祠堂至祭時令次子代行
依文公家禮祭初就位參神休於他所祭終復位辭
神且國俗無大小宗之制乞依朱文公家禮大宗小
宗圖惟曾祖之長子孫爲宗營祠堂立神主行祭同
曾祖衆子孫詣其家與執事以物相助其有相去遠
而不能與祭則依文公家禮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

廟檁記祭畢焚之又議二室并祔之禮稷稠商啓生
等以爲謹按禮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
則祔於親者此言祔廟之禮三人或有二繼也親者
謂舅所生母也唐韋公肅曰前娶後繼并是正嫡則
偕祔之義於禮無嫌朱文公家禮卒哭明日而祔註
云母喪祖妣二人以上則以親者祔臣等竊詳天子
諸侯嫡配嬪媵名分甚嚴嫡配遭喪之後嬪媵雖以
寵幸進位中壼乃前日名分已定之人也傳所謂并
后二嫡亂之本也或有繼世之君出自庶孽欲尊其
母加以尊號先儒所謂反卑其父者也至於大夫於

禮得再娶章公肅所謂前娶後繼并是正嫡者不可
一尊一卑也古禮祖姑有三人者豈不以此歟乞依
古禮二人以上并祔李良以爲三代之時一帝一后
而已自漢以後乃有前娶後繼皆嫡始微終顯皆嫡
也之論肆爲邪說而莫之禁大宋元豊年間有引古
人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之文繼爲邪議而用之者
至有以二后三后并祔之說焉臣竊謂三代之制最
爲得正後世儒者乃有推尊時君之母之心援引古
今傅會經傳以飾其說者不可勝言臣伏覩 聖上
出自宸衷特下明旨以一室祔廟二字三室祭享處

命臣等擬議是皆足以破千古儒臣之諂媚鄙陋若其二室三室祭享處則其所生子設位致祭何如命名喜思誠李良稠商招等更議喜李良商等又議士大夫祭四代之禮以爲宜從元典之制思誠稠招等以爲宜從朝廷之制命李良招各述其意招曰有問於程子曰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卻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服旣如是祭祀亦須如是朱文公家禮云爲四龕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大明公侯品官之家祀先圖列高曾祖禰四位本朝立

六品以上祭三代七品以下祭二代庶人只祭考妣之法若父爲六品以上得祭三代身没之後其子無職只祭父母當撤去曾祖與祖神主及後日除授六品復作神主勢有難處一從朝廷之制李良曰大抵儀禮制法自天子至於庶人須有差等此出於天理之本然非私智邪說所得而撓也朱子傳中庸修其祖廟之章以爲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或問朱子官師一廟只祭父母不及祖母乃不近人情曰位卑澤淺其理自當如此實天下古今之大典今朝廷之制品官祭四代庶民祭三代亦未嘗以

品官況於庶人也然其制與古不合本朝時享之禮
敢得專理之正人情之宜不可得而變也若以父死
子繼被黜復爵之際等論疎濶尤甚蓋立法于其常
而不于其變天下萬事皆然何獨至於神主之作撤
而疑之哉正所謂一笑而揮之者不必深辨也惟朱
子論程子之說爲得祭祀本意者不可不究其旨然
程子冬至始祖立春先祖之祭朱子已議其僭且謂
未見祭及高祖之文則所謂得本意者特論其理耳
其與位卑澤淺理當如此云者自相矛盾故先儒謂
朱子之言一說其分一說其理正所謂理一而分殊

者也古人廟制自有降殺祭祀之禮亦必如之豈可謂廟雖有等祭則無差也哉古人之意其不出此也後矣又況皆不及高曾更不及祖之說章章明甚矣乎恭惟 太祖 太宗四十年之成憲實爲有據且以事理論之彼庶人雖使之祭四代豈能然乎設有不能又從而刑之可乎若曰庶人雖不能行姑立此法以示來世則亦非以信待人之道也況欲從家禮則又與朝廷之制不同一依祖宗成憲無有變更命文臣四品以上會議從李良之議者多從招之議者四五人而已○丙寅 王世子讀尚書畢師黃喜傳

孟思誠左賓客李孟畇右賓客鄭招右副賓客申檣
等啓請每日熟讀集註十張三遍輔德以下侍講貳
師卞季良左副賓客尹淮啓請每日讀集註五張一
遍晝講則輔德以下侍講讀至六遍　上從啓等議
○癸酉　上謂卞季良曰大夫士兩妻祔廟之議卿
以爲不可何也季良對曰大夫士於禮無二妻若其
死亡失德則不得已而改之所以重宗祀也生既不
得畜二妻於一室死豈可并祔二妻於祖宗之廟乎
臣故以爲未可也　上曰卿之此言以義理言之耳
若有古制則豈可不并祔乎天子諸侯則禮無二嫡

先后旣薨後妃之子立雖欲尊母而祔廟不可得也
若大夫士之禮與天子諸侯異雖有故改娶旣有二
嫡之禮何不幷祔乎古文有曰幷祔妾族妾族猶祔
況先後妻乎李良曰臣未嘗考士大夫之禮然竊料
仁宗皇帝後妃出也仁宗以嫡母無後先薨欲尊所
生母以祔母其時臣子雜採古禮遂祔之始瀆亂古
制時有諍之以爲不可者此眞忠臣也若以爲大夫
士有二妻幷祔之禮則臣恐後世以爲臣子尙有二
妻幷祔之禮況人主乎援以爲證將有如仁宗之尊
母者矣立法一變末流不可遏也 上曰卿言末流

難制此語甚善然儀禮制度聖人之事士大夫二妻并祔之禮若是周公所制則豈可變易乎命詳定所及集賢殿稽古制以聞○冬十月己卯朔辛巳御經筵

上嘗聞晋州人金禾弑父之事矍然失色乃至自責遂名群臣議所以敦孝悌厚風俗之方判府事卞季良曰請廣布孝行錄等書使閭巷小民尋常讀誦使之駸駸然入於孝悌禮義之塲至是 上謂偰循曰今俗薄惡至有子不子者思欲刊行孝行錄以曉愚民此雖非救弊之急務然實是教化所先宜因舊撰二十四孝又增二十餘孝前朝及三國時孝行特

異者亦皆裒集撰成一書集賢殿其主之循對曰孝乃百行之源今撰此書使人人皆知之甚善若高麗史藏之春秋館外人不得考閱令春秋館抄錄以送卽命春秋館抄之○乙未 上曰御膳至重承文院提調以爲今進獻可無奏本此何謂也小邦進享上之物可無書乎予以爲甚不可也此無乃卞季良之說歟右代言許誠對曰諸大臣皆云空載奏本惟季良曰今此進獻非事之正者可除奏本○十一月己酉朔 儀禮詳定所啓大小人員行時祭許著紗帽 上曰前銜亦可著公服乎判府事卞季良曰二品以上

雖前銜詣闕則着金帶紗帽故祭時亦可著三品以下前銜則不得著至祭時而著未可若令著之則與二品以上一例恐無尊卑之分 上曰自今前銜行祭時二品以上則著金帶紗帽三品以下著烏角帶紗帽○ 上謂下季良曰議者以為文科三外皆以權知口傳三館待次叙用至七八年乃得去官故老於一館不習世務其他貴家子弟則自少分列各司南行明習吏事終為可用之才此言然乎季良對曰誠然 上曰予亦然之季良曰文科三十三人卽皆叙用已載元典若用此輩爲各司南行勝於貴家子

弟矣然臣竊料文科皆用於各司南行則貴家子弟有不見用之歎議者亦或以爲取文士專爲文學不宜用於南行　上曰取士欲爲世用豈獨爲文學耶季良白　上敎甚善貴家子弟其父母寵愛之使英明可學之輩未免弱冠已列於各司南行不學文字不達事理深可惜也宜使貴家子弟盡赴學待其通義理就德行然後漸以入官以三館權知用之於各司南行如是則子弟無躁進之弊儒者售適用之才　上曰子弟之事予亦聞之久矣尚未施行吏曹判書李孟畇曰臣祖入朝登第見其榜目卽皆叙用刑

曹判書金自知曰前朝中文科者皆差外方司錄臣父亦八朝登第卽授丘縣丞 上曰卿之父不知中華之語故除丘縣丞自今三館權知吏曹隨窠闕叙用○辛亥 上謂右議政孟思誠曰今皇帝出征北方遣人欽問起居何如將待回駕欽問乎昨日卞季良言須及時欽問孟思誠及判府事許稠等對曰不可恝然須亟欽問○十一月己酉朔丁卯判府事卞季良啓曰 上至誠事大獲海靑輒獻然昔者未易捕獲今則獲稍多請擇善以獻勿多進其捕獲甚苦又安知後日未能多獲也尙有多獻之命何以待之

上曰帝若聞多捕而不盡獻無乃不可乎○甲戌
上曰今賜 世子六梁冠特加等級實萬世之寵也
特何以謝恩乎帝賜 太宗冠服 母后段子於其
謝恩進金鞍二部及馬匹又 太宗嘗曰金非我國
所産雖無金鞍可也何以處之判府事卞季良對曰
等級之加與爵命同此特恩也須進金鞍以表喜謝
之意 上曰然
十一年己酉春正月戊申朔 辛亥 上謂大臣等曰使
臣以帝命求石燈盞甚勤若果帝命不可不應使臣
之還附副本而獻之乎別遣人偕使臣獻之乎予意

太祖時或有附使臣進獻之例處之何如左議政
黃喜判府事卞季良曰雖有附獻之例以今觀之似
未可崔得霏致祭其子弟必有謝恩之行附獻何如
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昔帝致祭李茂昌
之父茂昌喪畢然後入見受職而還然古文有云子
卽釋服行謝禮若無親子族親與同里人行之則謝
恩不可緩也喜季良曰喪畢入見雖有古例今不當
如是得霏之子則方在喪次其婿可行兼賫石燈盞
偕使臣而獻似可命禮曹判書申商擬議以聞 上
謂喜季良曰前日疏上興學條件已聞回啓季良

曰臣未聞也 上曰古者卿大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得入太學今有蔭子弟皆入泮宮則無乃過多乎李良曰京官三品以上子弟皆入學宮可也 上曰武科亦賜牌賜蓋賜宴遊街無異於文科判府事累言其不可然此 太宗已立之法不可輕改但試取時講四書二經何如喜與李良曰射御之才三千甲士亦皆能之武科之異於甲士者但以講兵書也然不過粗通三四書而已如此而與文科無異故士皆捨文就武今使講四書一經則可矣 上曰授職之事何如李良曰二十五歲則授職可矣今十八歲

授職之法始於朴錫命欲除其子之術嘗曰此法乃
太宗時河崙等所定也 上曰予亦嘗聞朴錫命
爲其子立此法也其餘條件予皆依允若武科與諸
學一例試取則不可也季良曰臣未知一例與否尹
淮語臣曰武科乃諸學例也今考元典無放榜賜蓋
三日成行之法依舊制何如 上曰予更商量季良
曰科場必考經書本文然後得製之今使不見本文
則必誦經書然後乃得製述恐無盡治四書五經者
也 上曰如不得見本文則學者必致慮矣但以三
經命題何如季良曰然且古者有賜酺之禮宋鑑與

前朝史亦載三日大酺之語宜行古制 上曰通鑑亦載之矣然近年以來禾穀不登且無慶事未敢舉行今於春秋已賜八十歲以上米李良曰大酺之制古之良法宜速行之○乙丑御資善堂判府事許稠曰科試之法東堂禁令稍嚴監試稍寬昨日投挾甚嚴舉子皆苦之生員非試取即用之人將使居館讀書也不可若是其嚴也 上曰予意亦然命右代言許誠曰判府事之言然矣其語于下判府事李良亦曰 上教甚當宜令禮曹依舊投挾勿使太嚴○三月朔丁未庚申府院君李稷判府事許稠參判鄭招等

以爲父没子繼職秩不及撤其神主以待後日之得官者不過二道曰瘞埋也襲藏也旣埋復作於禮無文事理亦礙襲而藏之與天子諸侯遷廟之主藏于夾室似矣然士大夫家廟則無夾室若建別廟則卿大夫合三代爲一祠堂士於曾祖尚不得祭安得建廟以奉之若藏於廟一祭一否誠未便若藏於廳事接待賓客之所若藏於寢房夫婦所居之處或廊或庫卑下不敬皆非所安且天子諸侯夾室所藏之主雖無四時之祭至三年則有祫祭今此襲藏之主致祭無期如或未得官終當如何孝孫之心事死如生

埋之則已藏而不祭於心何如程子朱子皆以通祭四代爲禮朝廷亦許品官之家祭及高祖雖不明言其故豈不以此也哉臣等初議欲從朝廷之制與夫程朱之說則元典六品以上亦祭止三代故乞令品官通祭三代者蓋用元典世代限數而取法通祭之義也議上令臣等更議又乞依朝廷之制乃下禮曹令文臣四品以上議其可否議者以世數加於元典爲更改成憲然臣等竊謂前日之議乃補元典之未備耳非改也乞取臣等前日所進兩議裁擇左議政黃喜判府事卞季良判書申商參判金孝孫等以爲

父殁子繼則父之曾祖於子爲高祖其神主當埋於

墓側若子職不相等者將其不應祭之神主重襲以

藏以待加職出而祭之何如從喜等議○丙寅詳定

所提調府院君李穫左議政黃喜判府事許稠判書

申商參判金孝孫鄭招等以爲謹按唐開元禮皇帝

時享太廟儀奠爵出戶北向立大祝進戶外之右跪

讀祝再拜皇帝謁陵儀至寢殿三奠爵當神座前北

向立大祝二人持玉冊于戶外跪讀再拜宋郊祀前

一日朝享太廟儀設冊案於室戶外之右皇帝奠爵

出戶外北向立讀祝官東向跪讀冊文再拜太廟時

享儀祝板各設於神位之右初獻奠爵出戶外北向立大祝跪讀祝文訖再拜郊祀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儀設祝冊於殿上之西皇帝進酒俛伏興立讀冊官東向跪讀冊四孟朝獻景靈宮儀皇帝奠酒俛伏興再拜無讀祝一節每歲春秋仲月太常宗正卿朝拜祖宗及后陵詣神座前奠酒俛伏興俟大祝讀文訖再拜降階前朝詳定古今禮時享太廟儀設祝坫於每室戶外之右奠爵出戶北向立大祝進戶外之右讀祝再拜朔望享太廟儀各設祝板於坫上置於神座之右上香酒俛伏興少退北向立祝史持板進神

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獻官再拜拜陵儀奠酒三爵
少退北向立大祝持板詣神座右跪讀再拜竊詳唐
宋及前朝之制奠爵後行禮或出戶外或當神位前
祝文或設於神位之右或設於戶外之右或設於殿
上之西未可定從況本朝宗廟戶外窄狹展禮尤難
乞奠爵後行禮皆當神座之前讀祝皆於獻官之左
祝板皆設於神位之右若原廟戶內伏地則古典所
無然本朝常時出入殿內有伏地原廟多用平日之
禮仍舊何如判府事下季良議宗廟用古禮原廟用
俗禮古人有是言也我 太宗嘗曰宗廟以神道事

之原廟象生時則其原廟戶內伏地一從成憲何如其戶外讀祝事唐宋宗廟雖非古制然其體面甚大其內修粧必多曲折所謂戶外讀祝亦必不在於外階也明矣今徒泥戶外之文而輕改成憲臣固痛心今承下問不勝欣忭願遵 祖宗成憲今後議新法時禮曹啓曰汎稱曹與詳定所同議最爲不可宜列詳定提調某某之名以聞永爲恆式從之○夏四月丙子朔 戊戌 上曰每日相參老大臣等凌晨詣闕則病必生矣遂傳旨禮曹曰星山府院君李稷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驪川府院君閔汝翼谷山府院

君延嗣宗貿成權彰判府事下李良許稠等許令五
日一參朝啓則各以其次入參○己亥名府院君李
稷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判府事下李良議曰
似聞使臣欲親往年魚產處造監從之則將開萬世
之弊不從則有虧享上之儀何以處之唱歌兒女三
十名何以採之十二三之女能唱歌者鮮矣果盡從
三十名之數乎近來四年間名爲執饌入朝之婢已
五十餘人矣使臣到京面說則將何以答之稷等曰
使臣面說將不安防遮姑權辭以答曰唯命是從後
日必欲往年魚產處則答云年魚產於江原道大山

長谷歸路甚阻難以親往若說歌女則答云十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少女能唱歌者鮮故惟揀得幾人或十名或十五名入遣何如　上曰將以卿等之議待之○乙卯左議政黃喜判府事卞季良許稠判書申商摠判鄭招言曩奉教旨凡爲治之道不可以卑陵尊以下陵上必須嚴立法禁以杜其漸謹具一二條以啓一禁品官吏民上訴于守令之後陰嗾他人告狀者有之由此風俗日弊宜加痛懲今後陰嗾者則杖訴守令勿論品官吏民并杖一百徒三年如有陰嗾告訴身自告訴者連續不絕則知官以上降號縣

官降爲屬縣又有姦猾之徒私記守令過失揚說恐
動亦宜痛禁之依律文部民罵本屬官條施行一宣
德二年三月日刑曹判書受教訟者凌辱官員者不
受理元隻所訟外他事告擧者亦勿受官吏於所告
本狀外別求他事爲罪者依律論罪其從元告欲憎
隻人罪惡幷錄別罪犯被告者亦然官司或修理之
加印明如有違教者官吏及訟者元隻悉皆論罪又
姦頑之徒有不愜於己者掊摭過失無因告訐因此
獄訟繁滋風俗日渝之自今律及本朝教旨許人陳
告事條及死罪外無因告訐他人過犯痕咎者不受

以違令論一品下與事上相訟者罵詈毆打其事上則先斷詈毆之罪依律決罰然後辨其所訟曲直從之○秋七月乙巳朔 壬戌命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判府事卞季良許稠禮曹判書申商摠制鄭招藝文提學尹淮會于興德寺令知申事鄭欽之往議請免金銀貢喜稠招等以爲文表令文臣製述揀擇潤色其齎進宰相則以六曹判書爲使都摠制元閔生爲副商以爲以戶曹判書爲使僉摠知金時雨爲副其代貢二物則惟思誠喜欲用馬匹布子油厚紙三物招商稠欲用馬匹及布子季良欲用布子時季良

病在興德寺故命喜等就而議之○八月朔乙亥戊寅
承文院黃喜孟思誠卞季良許稠申商尹淮等議請
免金銀時獻禮物可否淮商稠思誠喜等議以謂非
謝非賀又非朝覲之比獻禮物恐無名季良以爲執
贄陳請不違於禮從喜等議　上又謂知申事鄭欽
之曰今爲東宮擇配空抄選處女世系婦德固皆爲
重然姿色不美則亦不可也以予父母之心欲親擇
取然無古禮未得行之欲令聚昌德宮使內官與侍
女孝寧大君選之若何喜思誠季良商淮等皆曰可
稠獨以爲未可也若令聚一處選擇則取之專以貌

不以德也 上曰暫見之餘何以便知其德旣未能
便知其德又不以容可乎宜巡往處女之家擇其可
者更聚昌德宮選之僉曰可○十一月癸卯朔癸丑禮
曹啓言者以爲前此京外祭享靈驗處革祭不祀未
便願自今訪問山川奇巖龍穴社寺等靈驗處設祭
室反位版每四仲吉日遣使行禮命議之下季良曰
此蓋祖述周公咸秩無文之意誠有理矣然擇其不
可廢者而行之命從所議
十二年庚戌春三月壬寅朔癸丑右議政孟思誠禮曹
判書申商知申事許誠等回啓使臣求毛衣席子甚

勤答以有聖旨難聽使臣怒不接見 上曰卞季良云從權與之可也卿等以爲如何思誠曰天氣甚寒贈以毛裘似可商誠皆以爲不可乃止○夏四月辛卯丁亥判右軍府事卞季良以病辭從之仍傳旨曰卿受重任病未治事故欲免職事予豈以卿爲備員而允之乎卿其安心調理○癸巳判右軍府事卞季良卒季良字巨卿號春亭密陽府人玉蘭之子自幼聰明四歲誦古詩對句六歲始綴句十四中進士試十五中生員十七登第補典校注簿累遷司憲侍史歷成均樂正直藝文館司宰少監兼藝文應教直提

學丁亥重試擢乙科第一人特拜禮曹右參議己丑進藝文館提學乙未大旱 上甚憂之李良上言本國祭天雖云非禮事旣迫切請禱圓壇卽命李良製文以祭之丁酉拜藝文大提學明年轉禮曹判書卽遷議政府參贊又明年倭奴侵我南鄙多殺掠 大宗取李良之言議征討丙午判右軍都摠制府事至是卒年六十二訃聞輟朝三日命攸司致祭賻及棺東宮亦賻米豆并三十石謚文肅勤學好問文執心洩斷肅李良典文衡幾二十年事大交鄰詞命多出其手掌試取士一以至公盡革前朝冒濫之習論事

浚疑往往出入意表初娶鐵原府使權總之女又娶
吳氏死又娶都摠制使朴彦忠之女妾子曰英壽○
丙申命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監修 太宗實
錄前此卞季良專摠修史素多疾病未能早暮其居
第在興德寺傍故移史庫於興德寺至是季良卒故
命喜等監修移史庫于議政府○五月庚子朔丁巳
上謂檢討官權採曰卞季良嘗獻議 太宗曰請於
集賢殿簡擇敏者一二人令究庸學輯釋或問其一
則權採爲可 太宗慮其久讀兩書則恐失他書竟
不從及予卽位又請令若等讀書予亦慮其兩失然

季良精於學問豈無所見乃允其議若等讀書已久
庸學熟乎否季良又言權採等自賜暇讀書之後聽
其說論殊異昔日採對曰庸學則從季良之言讀至
三載自前年春始論孟與五經然臣性本不敏未能
精熟○六月朔庚午 甲申賜祭于判府事卞季良教曰
云云 晛○乙酉 王世子遣官致祭于貳師卞季良
云云 晛○冬十月朔戊辰 庚申 上曰李崇仁之才權
近卞季良皆溢美之初修高麗史之時削近救崇仁
之文近季良之改撰也還書之然其事過情此事亦
未成之書若改修之則當削之近作陶隱集序稱譽

之又書追贈之意乃處事也李良問於近曰何以不
追贈之事答云今以追贈書之則後必追贈此甚失
言李良亦稱崇仁曰賢 太宗覽之曰諡美矣
十六年甲寅春正月己卯朔 癸丑 上曰昨日諫院上
疏曰今年各道凶歉外方侍衛牌勿令番上其意善
矣然予以爲不可軍士國家所重也昔卞季良言於
予曰軍士以練習爲貴不可不常常侍衛也如有請
除番上者願勿聽反加罪責予當其時反以其言爲
非今更思之其言果有見也

仁祖實錄

三年乙丑五月(壬寅朔)壬戌成均館啓曰學宮興廢實
係國家崇儒重道之擧　太祖大王開國初首建本
館以重文教越九年庚辰失火　太宗大王三年丁
亥即舊基而新之其時臣卞季良受命序其事因為
銘之於石垂示二百年之久今當仍刻卞季良所撰
之文矣但壬辰之變本館盡為灰燼碑石亦為破碎
其後廟宇雖得重建而此碑不立故學宮興廢始末
泯然無徵三十餘年後重立舊碑尊先聖重吾道似
有待於今日或跋或記以垂將來不可已也撰文及
書碑篆三事必以興學所歸之人為之然後可無

虧欠令該曹議大臣定奪議于大臣則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以爲卞季良所撰之文在二百年之前今將重建立石年月似當以天啓書之矣後之觀者不知曲折而興廢始末乃斯文重事不可不記依舊館啓辭叙其大略勒之碑陰爲當至於撰述書寫之人抄啓乃該曹事耳從之

春亭先生續集卷之四

我先祖春亭先生原集五冊其始 英陵命刊于慶尙監營又有居陁宣南重刊于屏巖書院 朝家之寵錫士林之崇慕於是無憾然以先生華國大手主文柄如彼其久著述之富必不止此而子姓不振發揮菁華零金瑣玉未由盡收僅存一臠於全鼎寔是不肖所茹痛也今玆 列朝秘史且備搜得略干頁編續集二冊付剞劂公諸世此曷足以少償痛願乎惟益廣攷按獲成完書則深有望於後來君子是役也族叔鍾台昌夏尤有力焉不可不書也

十七世孫卞鍾星謹識